

孽
世
代
之
聲

No Vote No President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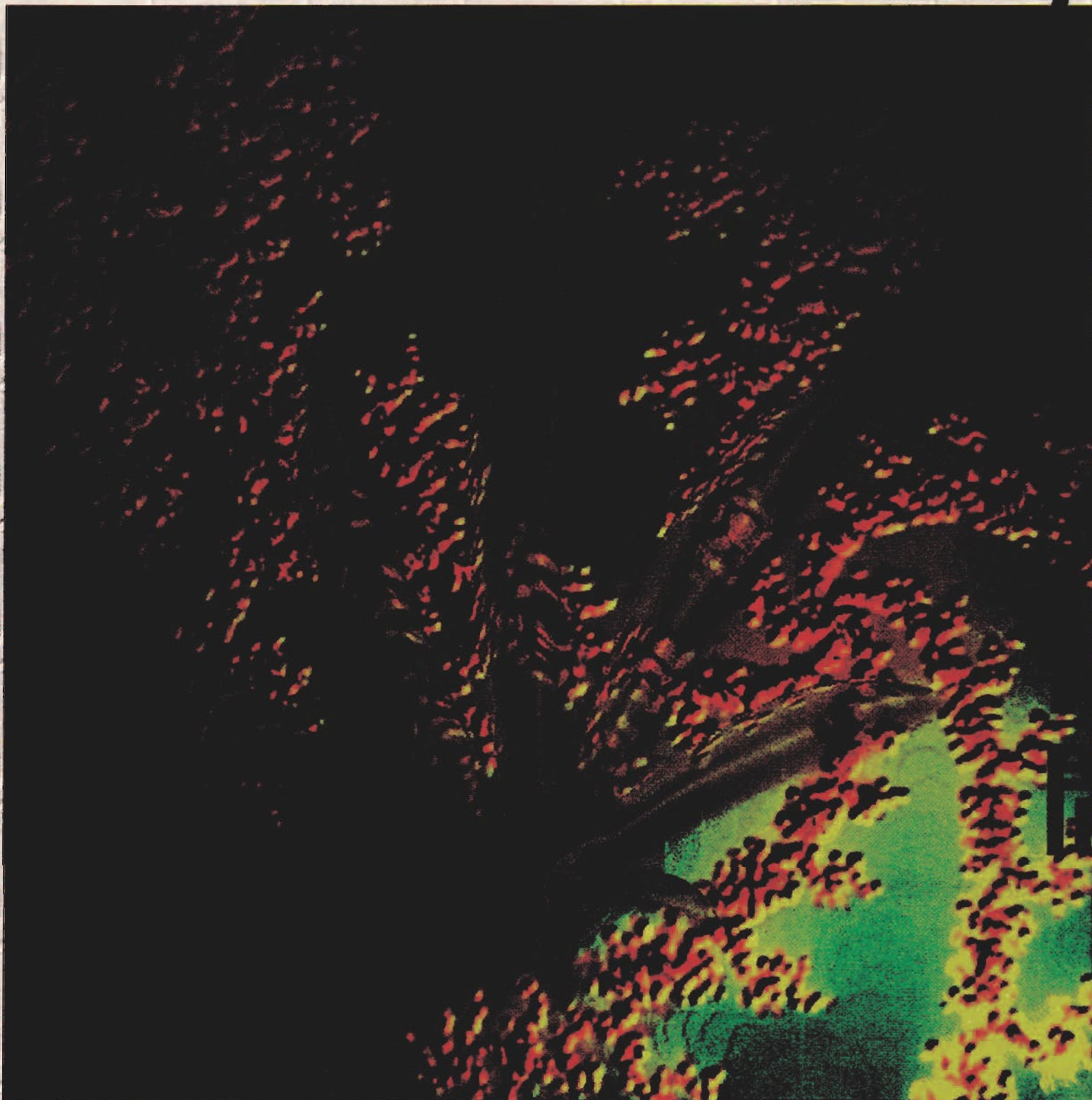
POTS

第二十九期

台灣立報周日版 1996 March 22 訂價 NT50 元

腦葉起革命 LSD 我愛咖啡、我愛「草藥」

反
反
毒
女
著
大
我
問



Joel - Peter Witkin 和他的反叛視界

亞洲的吶喊在亞洲

- 系列完結篇

閱讀林燿德的逃逸術

Nevermind the Sex Pistols...

Here ' s the Filthy Lucre



破

第二十九期

迷幻的

縱毒的

反反毒兼反戰的



收到了「基進反戰」工作室(署名傅大為與成令方)一封炮火隆隆的「在中共飛彈及美軍航艦下的幾點「基進反戰」思考」與作者郭丁元的來書,一前一後頗有夾攻或附合之意。

基本上,上週的 POTSVIEW 「讓炸彈開花」,關心的並非「反戰」或是「左派新入類的統獨立場」的正義之道何處尋,也非作個亂世尋求政治大義的行動者(activist)。如果換個脈絡,不因應時勢而權宜理論行動的話,在同一國族間,反戰並非好策略,國內的勞資問題、性別問題、原漢福佬之間,破週報倒願意作個好戰者,如果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選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力分配的模式有否改變。這樣的說法並不「反對」前述兩篇文章。本期香港黑鳥的文章,或可代表我們部份的立場。

本週專題,我們在飛彈來襲的莫名興奮下,仍然持續生產「毒品護照 LSD」本世紀最重要的迷幻藥的誕生過程,另外「反反毒之毒品政策篇」以問答的方式淺述各國的政策,阿偉的文章冷冷地在一旁用慣用的政治經濟學口吻,說著:「我愛咖啡我愛草」。

書品專欄開始推出「告別式」系列,在紙

上——為剛逝去的有趣靈魂們舉行祭禮,希望大家捐點目光惦念或者送喪一番,錦華的報導非常符合時節,而 SEX PISTOLS 重組的最新報導,育章示範了一個「網路外電」的優良範例,以後除了美聯社、路透社以外,我們大可有【ATN 外電】、【MOTSS 國內消息】、【Hyperreal 外電綜合報導】之類的開頭,淑雅剛從香港回來,所以我們終於可以看到亞洲戲劇民衆吶喊完結篇了。

除此之外,〈島嶼邊緣〉正式宣佈關門了,王浩威說這是完成歷史性的階段任務,如果有空間,POTS 大概會下個:「學術明星各佔山頭,擱手和擊不如分頭進攻」的標題來紀念一下島邊。而〈非古典〉音樂雜誌也宣佈停刊半年,使得〈獨立搖滾〉變成僅次於〈余光音樂雜誌〉的專業搖滾音樂雜誌。事事難料,破週報仍須努力。



來函照登

左派新人類與統獨論述

閱讀了二十八期 potsview 對中國飛彈的思考,我有些「異」見:

(一)關於統獨/國族:某組候選人強調「統獨不能當飯吃」,這句話當然正確,問題是:諸如同志人權、女性人權等反宰制議題也一樣不能當飯吃,難道我們就可以說它們不重要、不迫切而擺一邊嗎?老人類的統獨論述固然令人厭倦,但新人類似乎沒有理由放棄這個鬥爭領域吧!我以為新的統獨論述應該揚棄「強迫表態」、「亂貼標籤」的法西斯態度,並拒絕荒謬與壓迫的「國族主義」。因為拒絕國族主義,也就必然反對帝國主義概念的「統一」。我以為應該認同台灣獨立,但對台教會「台灣民族主義」同樣抱持不信任的懷疑。台灣獨立,不必然就要落入國族主義的甜蜜陷阱中,統一卻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產物。

(二)關於台灣問題「內政化」vs「國際化」:美國當然是帝國主義,何況老美也一再坦白對台獨的關懷是爲了自身利益。但我仍寧願台灣問題「國際化」,因爲這不表示一定要屈服於美帝以及其它國際強權;但是如果我們也認同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就表示我們非屈服於中國帝國強權的淫威之下不可。

(三)關於反戰:左派當然應該「反戰」,但絕不是陳王配與林郝配那種被曲解的反戰訴求,竟然與對岸嗜血的帝國政權口徑一致,恐嚇自己人不可獨立。中國所以是不折不撓的大帝國主義,在於它已表明非併吞台灣不可的權力慾,不惜武力侵略。真正的反戰,是否應該表現爲「反統一」、「反帝」、「反侵略」的抗鬥姿態呢?我尤其對於四組八位候選人中唯

一的女性遺憾:她不該將她那扭曲的「統獨休兵」與「反戰所以反台獨」的立場跟女性利益等同——難道那些主張台灣獨立的女性鬥士就不愛女人與子女嗎?反統一、反併吞就一定是男性政客的口號嗎?

(四)關於自己的立場:我完全能理解破報對檯面四組候選人的不滿,但我仍嘗試解釋自己的立場:陳王配雖然是唯一選擇女性搭檔的組合,但兩岸政策不知所云,與另一組林郝配以及中國政府「一個中國」的說法沒有不同。選擇陳王與林郝,我不曉得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的併吞?至於李先生和連先生呢?先不管他們是否「暗獨」,但他們與黑道及財團恣意掛勾,踐踏社會公義的行徑,占盡媒體優勢,卻拒絕電視辯論的可恥作爲,更沒有支持他們的理由。最後,對於彭、謝二人,雖然也覺得不盡滿意,也明白民進黨有太多的敗壞,但起碼還是有許多熱情及反省在其中打拚,起碼他們對弱勢的關心不在陳王二人之下。起碼民進黨的「婦展會」相對於男性的黨中央有一定強勢自主。起碼,選擇他們,可以讓中國以及其它帝國強權看清楚:台灣人民要獨立,不要統一,反對併吞。

距離選舉不到一個星期,希望這樣明顯表態的文字不會造成 pots 的困擾,我很明白其中的書寫,有許多段落很像彭謝的文宣。我受到傅大為「人民台獨」的啓發,想學表明一種合乎左派公義、拒絕國族聖化的台獨立場;但我也清楚自覺,自己書寫過程的急躁,思考的粗糙。我期待其他左派新人類們更全面、更尖銳深入的討論及辯難,即便選戰落幕,老人類完成了他們的權力分配。

作者/郭丁元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西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荷、林曉真、陸培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貴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a、Fujui、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爲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1785元,半年(25)期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2200元,一年4488元,亞洲半年1825元,一年3723元,港澳半年1550元,一年3162元,海運:港澳半年1125元,一年2295元,國外各地半年1400元,一年2856元。



從總統選舉的新聞戰爭，到台、中對峙的擬戰爭新聞，近月來我們的認知地圖被迫充塞了過多贗武嗜血的場景。

選戰新聞中建構出來的新聞場景，大量充塞四組候選人全島造勢的現場報導，意謂公共議題被擠壓至更為邊緣的地帶，我們不滿。在工事防禦的擬戰爭場景，戰爭在軍事新聞中的科技武力分析評比中被合理化了。媒體透過將國家「人格化」的隱喻系統的

運作，召喚國民禦敵備戰的危機意識，而背後最大得利者，卻可能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保衛戰。試問，戰爭後果由誰承擔？我們不滿。

在這個無限吸納社會資源的選舉黑洞中，與為了民族主義而招戰的危機之間，「我們」要冷漠無動於衷的「看殺」，抑或是在被構築的複雜弔詭的權力網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發展出更為自主自決的行動？

如果戰爭的危機並不會在三月二十三日終止，首先「反戰」不應止於泛泛口號。必須積極置換對於「台灣人民」的總體民族主義式的想像，抗拒政黨的動員並表達不滿。一份由台灣基進反戰工作室草擬的——在中共飛彈及美軍航艦下的幾點「基進反戰」思考，請廣為流傳、多多討論翻印。

基於各主體位置的發言位置與基進的行動策略，破週報主張進行反戰的「在地作戰」——

拒絕為政黨開戰背書，除非召開跨階級、跨族群、跨強弱勢的台灣人民會議。

對於每刻都處於和權力集團對抗作戰的弱勢族群——婦女、勞工、原住民、殘障人士、同志，主張由他／她們票選「誰是宰制集團」，應優先服戰爭役。美軍航艦通過台灣海峽將加深戰爭危機。高明的網路 Hacker，進入美軍事網路系統偷取機密、放毒……，癱瘓科技戰爭嗜狂症。

以 E-Mail 和國際網際網路各團體連線，製作網路版反戰宣言。

和九七接收陰霾已然撲臨的香港，進行草根團體與知識界的實質連線。連署共同之反戰與人權宣言，向國際發佈。

將中共宣稱之工事戰備的經費——導彈軍艦人力等可能耗損——加以數據化，以此數據比對中共接受雲南賑災之國際支援，呼籲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停止對好戰贗武的中共經援。

青年有理由反戰。在將屆的「春天的吶喊」狂歡的嘉年華場景中，請宣稱自己身體的自主，並記得標誌反戰立場。

我們還要說女性及其不滿。女性拒絕成為父權戰爭的殘局收拾者。統計出「國防軍事預算」與「婦女福利預算」在比例上的鉅大落差，發起婦女拒絕繳稅的「全女聯運動」。

第二十九期目錄

反反毒大哉問 Drug Policy Q & A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 音樂豬耳朵 MUSIC
- 07 民衆音樂 Q & A
- 08 Nevermind the Sex Pistol.... Here's the Filthy Lucre

- 藝術實果 ARTS
- 10 死亡並不更淫猥 - Joel - Peter Witkin 和他的反判視界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12 亞洲的吶喊在亞洲 - 系列完結篇
- 13 製造共識???
- 民衆戲劇的差異與認同

破專題 FEATURE



藥物護照五 LSD

破專欄 COLUMNS

- 06 搖滾游擊手筆記
No Vote, No president
我們為什麼不玩這遊戲
- 09 NOISE
奇裝異服與童稚趣味
- 大便炸彈 Poo Bomb 現場
- 25 豚小屋
「男色」的光譜
- 閱讀《重審風月鑑 - 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男色」文學論述
- 27 書品之告別式專輯
脫走胡丁尼
- 閱讀林耀德的逃逸術

- 14 腦葉起革命
- 14 我愛咖啡、我愛「草藥」
- 17 毒品戰爭大哉問





▲蘭嶼達悟青年以傳統儀式驅逐核廢惡靈。(圖/李宜昌)

社運

■三月十七日社運「倒李」大團結，搖滾「反核」全勝利

環保、工人、婦女、原住民、學生等十多個運動團體，聯合上街頭反核反戰。工運團體放出「倒李(登輝)」、「倒謝(深山)」的天燈為人民祈福；蘭嶼達悟則鞭打核廢惡靈，高喊「停止滅族」，抗議沒有正義的「族群融合」，要求「自治要以搬離核廢為前提」；婦女和學生頭戴向日葵點綴天空，訴求建立「生態城市」、「非核家園」；拖車上的反核樂團「非常搖滾」，可惜台下的群眾未能高歌熱舞同樂。

社運界打破藩籬大結盟，只「反李」其他候選人都打問號的作法，是企圖突破社運與政治關係困局的新出路。不過從四組元首後備隊都未回應的情況看來，草根力量經營與整合的路，還有一大段要走。

■三月十六日介壽路改名，原住民權益別有了面子沒裡子

台北市政府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排灣族的八札克、吉靈(高正尙)擔任主委。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宣佈二十一日要將介壽路正式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並斥責對這個名詞有意見的人，是因為大漢沙文主義作祟。這些作為雖然相對進步於其他單位，但希望別只是市府的政策門面，原住民權

益的改善才是最重要的裡子。而陳市長在選擇路名的「政治正確」之餘，是否也該想想：為介壽路、新公園改名的過程，人民有沒有參與的空間？他的「市民主義」到哪裡去了？

■三月十七日女人要選有女性意識的女人

女人選女人，酷！女人選有女性意識的女人，酷斃了！

婦女團體不再視云云眾女為一體，只願推薦具有社運或婦運經驗的她。副總統候選人王清峰、國代候選人林美蓉、紀欣、王娟萍、黃美英、何穎怡、鄭麗文皆名列推薦榜單，橫跨綠黨、新黨、民進黨、勞動黨各黨，惟國民黨候選人不被列為考慮。

戲劇

■三月十五日北市戲劇季雜味並陳，了無新意

一年一次的台北市戲劇季即將登場，今年的節目包含國內外不同族群的表演：西班牙的兒童劇、文化大學的歌劇、客家採茶戲、藝術學院的舞台劇、國內京劇團、廣東來的粵劇、香港的粵劇、台灣的粵劇、歌仔戲等等。這些看似包羅萬象的節目中，除了看到主辦單位欲以邀請國內外多元劇種的兼容並蓄為噱頭以掩飾對戲劇素養的低落之外，別無其他新意。台北市戲劇季的目的是啥，台北市的戲劇發展特色在哪

裡、跟別的縣市有啥不同，似乎只要是官方辦的XX季、XX節就是把各方、各族群的代表都找來湊合準沒問題。

藝術

■3月17日 Mr.索羅門一哈哈，故宮瑰寶都立正！

十九日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開幕「中華瑰寶」展前，NEW YORK TIMES 名藝文記者 Andrew Solomon 金筆一動，洋洋灑灑十二大頁的觀察、評論文章——此舉一出，大都會東方館的方間、台灣的藝文媒體、等著參觀的觀眾、緊張兮兮的故宮，全都認認真真拜讀，揣測君意。結論是：Mr.索羅門果真厲害，大夥都不知他在哈啦些啥？本小記者佩服佩服。

■3月14日鄭淑敏紐約行，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去勢！

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這麼拗口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定位有多麼「中體西用」、「忠心為國」了！代表政府參加「中華瑰寶」展預展的鄭淑敏對於此一「愛國」勝過「愛藝術」的文化中心很感冒，終於決定重新評估，極有可能將自設劇場、畫廊取消；用歌仔戲取代京戲，給外國人瞧瞧文建會的「市民主義」。

音樂

■二月十三日《非古典》、《RAW》分別停刊音樂雜誌未來光景中外有別

時機歹歹，又有兩本雜誌宣告停刊。先前已有停刊紀錄的《非古典》在裡外不討好、台灣音樂環境愈加惡質的情況下，再度宣告停刊，不少樂迷為之唏噓不已。該刊總編輯汪若芯表示，除非總統大選之後景氣好轉，提供廣告的唱片公司採取更支持的立場，該刊或可起死回生，一旦《非古典》復刊不成，那台灣在幾年內將不會再有類似刊物。而擁有《Q》、《Select》、《Mojo》等音樂月刊的英國出版集團 Emap Matro 也宣佈旗下復刊滿五個月的雙週刊《Raw》在出

完二月十三日這期後停刊，另行籌畫一本可與 IPC 集團的《NME》、《Melody Maker》相抗衡的音樂週報。該集團經理 Barry McIlheney 指出，以報導 Britpop 為主重新復刊的《Raw》因始終未能擺脫其原為硬式搖滾雜誌的刻板印象，雖然銷售量達到四萬份卻難以繼續成長，經評估後他們打算再用三個月到兩年的時間籌辦一本風格接近《Select》的新刊物，進軍音樂週報市場。

影視

■3月13日波蘭電影大師奇士勞斯基因心臟病過世。

■三月十四日國片「我的一票選總統」降價

繼寰亞影業「男人一個半」於二月間降低票價以吸引觀眾後，龍祥影業及邱明誠執導的「我的一票選總統」，也宣佈降價，希望國內觀眾能多多支持國片，新票價為全票一百二十元、學生票一百元、早場優待票八十元。

今年國片春節檔除嘉禾「簡單任務」等片票房開出紅盤外，其餘皆慘跌，國片片商皆減產並質疑觀眾為何不支持國片。

國片沒人看？片商沒錢賺？其實觀眾的拒絕亦是對台灣片商掌控的惡質電影工業的抗議，真正該檢討的到底是誰？路人皆知。因此國片降價是否真能刺激消費，尚待觀察；但是電影工業在繼續惡性循環下去，只好期待大革命了。

■三月十五日電視社區博覽會，中視忠心感動天！

登輝之所欲！？民之所欲？

三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松山外貿協會展出的電視社區博覽會，名義上邀集了全台灣二十幾個社區參展，實際上不過是中國電視公司等主辦、協辦單位，在重要時刻企圖再次與登輝「丹心照黨徽」，本報預祝中視總經理XXX及其他賣力的一干人等，在登輝連任之後，步步高升！



那是我們等待已久的星星 而今天的天卻亮得早

波蘭導演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 (Krzysztof Kieślowski) 本月十三日因心臟病逝世於波蘭。其作品有：紅白藍三色系列之藍色情迷、白色情迷、紅色情迷，雙面維若尼卡，十誡，殺人影片……等。

NO VOTE, NO PRESIDENT 我們為什麼不玩這遊戲



(香港黑鳥)

Email: lenguo@hkstar.com

「擁有權力使一切變得瘋狂... 謙遜地向你鞠躬，渴望得到你的選票的人，竟一變成爲你的主人... 如果你把自己的一份子放到立法機構裡，不要託異它走出來的是腐朽的結果... 投票，去選出一個或一班領導你自己的人，就是放棄自己的權力... 把自己行爲的責任置在他人的肩上，是懦弱的抉擇。」

這是法國近代無政府者雷克魯斯 (Elisee Reclus) 在一張〈爲什麼我們不投票〉的傳單中的話。

據最理想的構思，總統、主席都應該只不過是一個服務性行業，李登輝就再三強調，台灣人民首次可以自己當主人，決定國家由誰來掌管，人民既可以自己當主人，又選誰出來幹啥？執行運作的機制都已存在。

管理 (manage) 和統治 (govern) 是兩回不同的事。群體生活需要一定的管理協調，但無需統治。只有國家機器需要統治。被統治者永遠不是自己的主人。

如果我們只不過在指任一個人，或一組人，去管理一個由全部人自決出來的共同生活的運作模式，那一個狀態不是一個在歷史上易尋得到的「政府」的狀態，我們能檢視得到的，都是「統治」性質的國家是「主」人民是「人」的權力關係。大部份人民被自己選出來的代理人出賣的例子，多不勝數。這證明在權力的爭取和權力的行使間，當事人的視野是無可避免地會隨時曲變。

這種改變徹底顛倒了權力寄託和代議政制



的可能。投票作爲一種集體行爲，是把支配權力合法化 (legitimize) 的動作；而反投票，拒絕投票，則是一個把自決權、自管權執持的行爲。除非是在極權國家強制性的投票制度下，投票率才比較似於全民決議，但其制度性質早剝奪了此行爲的自由意願的本質。而在非強制性的投票制度，大部份國家的活動資源，都用於鼓勵民衆去參與這個行爲。其民主本質在很大比例上，實則得是一種外架的象徵。

選舉是一場賭博信任和承諾的群體遊戲。而選民幾乎絕大比率是輸家。很大構因是，國家機器的本質並不因爲轉換了幾顆新的核心而會改變。是以歐洲力行反選舉運動的解放主義者其一最常打出的口號是：「選誰都沒有用，最終的贏家都是國家機器。」 (Whoever you vote, the government wins)

國家機器並不是一兩個真誠地抱著改革

願望的人出來就可以馴服的怪獸，即使是人民意願造就的人選，也不見得就可以有效地把社會的病狀逆轉過來。這些人物，由菲律賓的哥拉桑到波蘭的華里沙，由南非的曼特拉到前蘇聯的葉利恩，隨手可檢。我們早應反省，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有多少人極積參與選舉而令其當選人「真正地」爲人民服務，而在於這樣的機制根本造就著權力的集中和支配的形成，而終會結果出叫人喪敗的社會改革。

所有的社會改革必須是群體中每一個人的個體實現的改革。把自管委託給別人代辦，根本就是危機的伏線。要趨向一個人性的社會，必須是人本精神的重塑，而這工程，如欲透過選舉，透過代議行爲去堆築，我們不單在繞大圈，而且必然迷途；最終精力和時間都在尋找出路的過程中耗掉，而目的地的面貌，早已模糊不清。那是一個最最浪費的遊戲。



江山代有憨人出： 匍匐前行的獨立搖滾夢

文 / 張育章

攝影 / 丘德真

《非古典》的嘎然停刊，使得去年十月方創刊的《獨立搖滾》莫名地升為台灣「第二大」的流行音樂雜誌，當然，這是剔除掉免錢的《Pass》或水晶、滾石、飛碟等唱片公司機關刊物後所得的結果。

別看《獨立搖滾》的印刷與紙質一期比一期好，就認定他們後頭必有高人襄助，或是雜誌銷售量節節上升。「我們每期訂戶的成長率是百分之

百」。總編輯黃經玲半調假半認真地說道。實際上，目前《獨立搖滾》每期都是印五百本，靠著全省的誠品書店及一些唱片行裡頭寄賣，從上個月才開始有進帳。好運的是，被台灣惡質媒體環境壓榨多時的樂迷還算捧場，最早的兩三期差不多都已銷售一空，讓這些自掏腰包的憨少年們不至於血本無歸，《獨立搖滾》也才能一個月又一個月地以新面貌上架。

從專業的眼光來看，《獨立搖滾》大概會被批得體無完膚，創刊號出版後，在交大阿拉伯一號死人搖滾芭樂區裡就引起一場茶杯裡的風暴：批評其排版印刷不良的，建議他們還是乖乖地用 pe

2 加剪刀漿糊比較實在；質疑他們想出風頭的動機太過爲音樂奉獻犧牲的，揚言順便嘲諷一下九〇年代另類文化青年；懷疑其作爲與標榜反商業、反流行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又嫌它定價太高... 林林總總的殺伐叫陣聲，倒爲向來「道不同不相謀」的網路討論區再添幾分刺激。然而，位居輕度聽眾眼中心的《獨立搖滾》同仁，卻睜眼閉眼不知外邊陣風最大時連多少，第二期出來後，再不見有橫飛口沫。

的確，認識創刊號的兩個催生者——黃經玲和現任雜誌社長張義欣——瞭解他們的動機與背景後，不難理解《獨立搖滾》何以是這種面貌。

ROYALTIES UP THE WAZOO!

Q：以唱片銷售量計算的版稅制度對音樂創作表演者有什麼影響？

要 解答這些問題，可以從唱片工業裡頭的生產關係著手。

在一般的商品生產中，雖然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花費心力，才使原料轉變成可供販賣的商品，不過因生產工具與方法的擁有者已直接按照勞動者工作時數給付酬勞，故勞動者並不擁有商品，反倒是資本家有權決定商品與其銷售利潤該被如何處理。

然而在唱片的生產過程裡，音樂創作表演者所處的位置卻與一般的勞動者有所不同，他所涉足的其實是相當於其它工業裡「設計」的這個程序，也就是創造出一種原形來讓接下來的大量生產可以進行。至於那種出賣勞力製造貨品的角色則由壓片工廠的勞工所擔任。

事實上，參與錄音過程的人有些也屬於薪資勞動者，像樂師、混音師、錄音助理等人都是按他們在錄音室中花費的時間來計酬。可是那些名字就如「作者」般出現在唱片上的樂手與製作人，他們與最終成品的關係就比較特別了，因為就一張唱片的創造過程而言，他們跟一本出版品的作者差不多，故他們與作者一樣，領的勞動報酬不是薪資，而是按作品銷售數量來支付的版稅。

同樣地，書籍出版者、唱片公司的收入也是靠作品銷售數量而定，而且因為這類文化產品的製造成本僅佔售價一小部份，批發價又是由零售商支付，加上版稅是按售出數量來給付，對他們來說，一旦某個出版品的銷售量打平了先前投入的製作、宣傳成本後，接下來從它銷售獲得的淨利就會呈戲劇性的成長。

舉例來說，如果某張唱片銷售量從二十萬增加到四十萬張，那公司的收益將不只是兩倍，而會是好幾倍。在這種情形下，其努力的目標會是盡量地擴大作品的讀者或聽眾數量。根據不少文化工業分析者指出，這也會影響到原創的形式，換句話說，如何能標準化並重複先前的「成功」（也就是賣最好的）作品乃是最要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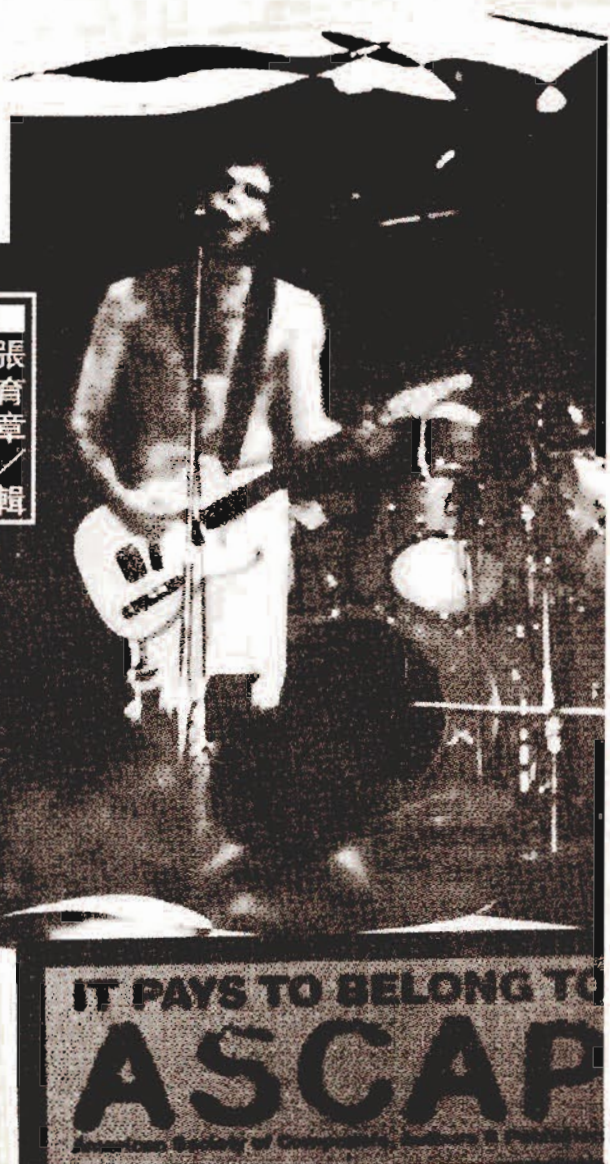
這種音樂創作表演者與唱片公司皆仰賴這同個收入來源的情形，似乎意味著前者在這樣一個制度裡，的確佔有特殊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會在媒體上看到雙方簽約儀式畫面的原因，然而在實際的「合作」過程中，雙方的關係是否也是那樣水乳交融呢？

其實，以唱片銷售量來計算的版稅制度，先決地就使得音樂創作表演者必需接受唱片公司對優先性的考量。從藝術角度來說，這表示他要接受以市場價值來作為界定藝術成就之核心要素；在錄音室裡他要考慮決定的，不單是這麼做在音樂上適不適合，同時也與這聽起來能不能賣大有關連。

對唱片公司來說，這種制度比較容易使樂手自己內化市場價值。另一方面，嚴格地從經濟觀點視之，接受版稅制度也讓音樂創作表演者需要去分擔唱片公司在行銷其作品時所冒的種種風險，因為實際上唱片公司也沒辦法全盤控制市場。

民衆音樂Q & A

張育章／輯



既然音樂創作表演者亦要承受作品的滯銷風險，按理說他應該有權去過問唱片公司之行銷、流通策略是否妥切，但在現實的情況中，跨國公司宰制的主流唱片工業領域裡，很少有音樂創作表演者能插手其作品的行銷與流通事務，反倒是在錄音過程中，他們幾乎都有或多或少的控制權。因為唱片公司認為：讓音樂創作表演者在錄音過程裡有一定的決定權對公司而言是有益的，反正市場價值早已「內化」為一種規範形式，而聽眾口味又是反覆無常，搞些有點出格、嶄新的嘗試，說不定會大受歡迎。

相較起來，由於小公司所需的行政與投資之固定成本甚少，所以在新的音樂風潮湧現時，那些引領風騷的唱片銷售量很容易就可讓成本回收，使得音樂創作表演者更能掌控自己的創作，可是它並不會自然而然地保證了他們能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實際上，控制的程度多寡視不同案例而有出入，並受其它變數影響，尤其是小公司的擁有權結構。如果老闆是音樂創作表演者自身，那在錄音、發行時自會有所節制，如果老闆是個企業家，那所謂的藝術控制權就是彼此協調下的結果，看老闆對他自己角色的認知來決定。



結識於前線軍旅的他倆，原本毫無做刊物的經驗與概念，去年暑假，還在讀世新影傳系的張義欣文興大發，想把賞樂心得投出去，找不到合適的刊物，找了退伍後做過業務員、酒店少爺等工作現就讀台北技術學院的黃經玲聊了一聊，遂決定自己幹了起來，兩人出了兩個多月，創刊號就出來了。

回顧當時那股衝勁是怎麼冒出來的，曾是輔大搖研社一員、看來黝黑壯碩的張義欣有點不好意思地表示那是不得已的選擇：「國內專門在做音樂的雜誌只有兩本，《余光》不用談了，《非古典》則太流行化了，我覺得我不能接受」，他接著解釋：「它可能是為了廣告，做了很多主流、流行的東西，例如有期裡面寫到 Joy Division，封面卻是 Debbie Gibson，我很

想看 J.D. 但看到封面就不會想買，所以我也不想投稿到上頭，擺在一起——不太好」。

看來，這種邊緣的潔癖還真像原罪般地難以救贖，不過我們也不會忘了偶爾苦中作樂一番。

光憑他倆的傻勁，要維持這本四十頁左右的刊物每月出刊，銷售點拓展至二十多個，單單人力與資金就做不到。不過拜台灣鬧雜環境之賜，有些同學願意掏出個三四百元表示鼓勵，也有人毫不計較沒有稿費而持續供稿，「我想一方面是發表意見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們的支持」，黃經玲這般說道，「本來我們覺得沒稿費不好意思，但一些作者卻認為本來就不用給稿費」。

對於這些朋友的熱心支持，他倆銘記在心，也不

忘要構節開支，至今黃經玲還是一手包辦所有稿件的 keyin，他自嘲說：「從一竅不通練就到彈指神功」。同樣地，幾期下來，印刷排版的進步也遠較稿件內容的提昇來得多，對此他們感到有點無奈，部份是因為經驗不足，部份跟稿源太少有關。實際上，只要投稿者言之成理，他們並不限制文章的主題或討論的對象一定要是所謂的「獨立搖滾」。

看到他們在空無一物的宿舍客廳為一本一本剛出爐的《獨立搖滾》包上塑膠封套，想想這群人心底仍繼續發散光熱的搖滾夢——多張嘴不如給雙手吧。

NEVERMIND THE SEX PISTOLS



SEX PISTOLS PRESS CONFERENCE

12PM MONDAY MARCH 18, 1996
100 Oxford St London



NEVERMIND THE SEX PISTOLS

JCH 16 1996

THE FILTHY LUCRE

SEX PISTOLS
LIVE AND UNCHANGING
ON THE INTERNET
MONDAY, MARCH 18

NEVER MIND THE SEX PISTOLS... HERE'S THE FILTHY LUCRE

That's what a lot of the headlines surrounding a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reunited SEX PISTOLS. It's set for Monday, March 18 at the historic and very... where it all began: the 100 Club in London. That's where the punk-rock... of original members JOHN LYDON (aka JAGGED LIONESSE), STEVE JONES... (aka), PAUL COOK (drums), and GLEN MATLOCK (bass) will announce... exactly how they're planning to start their 25th anniversary tour.

And celebrities (Davy, Pines, and other rocker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hear just one of the press conference's 11 segments, live and... streamed on the Internet.

LOAD OF BOLLOCKS

THE SEX PISTOLS

Date: Monday, March 18, 1996
Time: 12:00 (London time)
7:00 AM (Eastern time)
6:00 AM (Pacific time)

URL: <http://www.sexipistols.com>
or
<http://www.hob.com/punkrock>

This temporary Internet web page will be become accessible starting the... night of Friday, March 15 for two to download archival photographs of the SEX... PISTOLS. Over the press conference is underway, this web page will only be... accessible for a period of 30 hours, during which visitors who visit the page... event will be able to modify it. After the 30 hours, this web page will disappear.

To virtually attend the press conference, visit with a computer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a conventional modem to download the Sex Pistols album from the site and... files in the folder named: sex to download the full-size files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site.

Visitors will be able to see images of the SEX PISTOL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as photographs will continuously be updated with a digital camera in... London.

Recently, over 30 million SEX PISTOLS Internet sites created... by fans. There will be "patches" on these sites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oriented site directing fans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NEVERMIND

報報人/張育章

【破週報綜合外電報導】七〇年代中期掀起叛客搖滾風潮的「性手槍」(Sex Pistols)樂團，十八日中午在倫敦「一百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會中正式宣佈該團將以最初的原班人馬重組並將舉行全球巡演的訊息。正如外界所料，該團主唱約翰來頓(John Lydon)在記者會中直言不諱地表示：「促使我們重組的理由無他——不外就是你的荷包罷了」。叛客作風依然不變。

英國每日電訊報指出：錢的誘因使得一些六〇、七〇年代的名團如披頭四、伊安杜瑞與蠢貨(Ian Dury and the Blockheads)、天鵝絨地下樂團(Velvet Underground)等等相繼重組；諷刺的是，當年以無政府主義、反明星訴求作為賣點的「性手槍」，在停止演出近二十年後竟宣佈復合，不免被認為有背叛其虛無原則之嫌疑。

針對眾多樂評的質疑指責，如今定居在加州，除了進行音樂創作外並在一個網路電台裡兼差主持節目的來頓，不假顏色地反擊說道：「我們是勞動階級，表演是天經地義的事，難道我們就應該窩在簡陋的國民住宅裡永不出現嗎？」他甚至還洋洋得意地表示：「老有什麼錯，就像酒一般我們越陳越香。對於我們現在的樣子，我們一點也不在意，我想你會跟我們一樣喜歡我們的啤酒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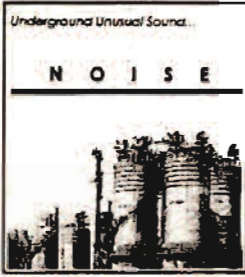
事實上，打從他們重組的消息傳出後，這條新聞就是今年樂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無論是喜歡不喜歡，有沒有聽過他們的音樂或表演，沒有人可以否認「性手槍」二十年前對流行樂界造成的巨大衝擊。當年他們在電視現場節目裡口出穢言的惡劣形象，如今已成為搖滾史頁上的傳奇事蹟，昔日遭禁播的單曲〈無政府主義在英國〉、〈神佑女皇〉現在是後輩樂團向前輩致意的必學曲目。就算是官方文化堡壘的BBC，這回也毫不猶疑地決定要轉播「性手槍」六月二十三日在倫敦芬可伯里公園的現場演唱會。

目前，眾多媒體焦點及眾人最關切的話題是：他們這次的重組及命名為「別管性手槍了，這回是不義之財」(Nevermind the Sex Pistols... Here's the Filthy Lucre)的全球巡演到底會不會又是一樁大騙局？十八日中午透過網路進行的記者會現場轉播，就因連線人數過多而癱瘓，記者會WWW站裡頭的留言版上即有樂迷質問：網路記者會現場轉播是否也是一個騙局？然而，若你運氣好的話，試試看 <http://www.sexipistols.com> 與 <http://www.hob.com/sexipistols> 這兩個位址，可能還會聽到那場長四十分鐘、音效奇差的現場錄音。並可以下載六張現場照片(雖然這個站據說只保留至二十日零時，不過沒人知道那是不是一句謊話)。



對於這類問題，來頓的答覆是：「反正我的心眼兒很壞，越是人們說那是很神聖、不能碰的，我越要去碰碰看」。舉例來說，這回他們在記者會前就寫了封信給黛安娜王妃，裡頭表示：「若女皇不肯給您一筆您希望獲得的聘費的話」，他們願意替她辦場慈善義演。黛妃婉辭了他們的好意，不過他們仍打算按當年〈神佑女皇〉的方式如法炮製，在黛妃的肖像下頭加上「尖酸女皇」(Queen of Tarts)的字樣來做為他們復出的新標誌。

至於樂團接下來約計畫，目前已知的有：自六月二十一日開始進行巡演，另名叛客教父級人物伊基普普(Iggy Pop)會客串幾場，七月底到九月初到美國巡迴，維京唱片會為他們出張現場演出專輯，演出曲目仍來自他們唯一的錄音室專輯〈別理羈丸了，這裡有性手槍〉(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並沒有創作新曲的打算。



文 / 圖 Anes
E-mail
sac33946@saclink1.csus.edu

▼ Poo Poo Bomb 現場：華裔美籍的黃子桓身穿兔衣，主控 mixer；Stephen 內褲外穿，變換戲服；鍵盤手 John 在一角彈奏。（攝 / Fujui）



奇裝異服與

童稚趣味

-- 大便炸彈 Poo Poo Bomb 現場

由英裔美籍男子 Stephen Holman 及華裔美籍女子黃子桓（Josephine Huang）合組的舊金山實驗樂團 Poo Poo Bomb，曾於一九九四年冬 Josephine 回台省親因緣際會與台灣噪音實驗者有一面之緣，可惜因行程緊湊無法在台演出。

正如其團名 Poo Poo Bomb「大便炸彈」所示（Poo Poo 是兒語的大便），此團的風格充滿童稚的荒誕無稽與搞笑趣味，樂器除了 mixer -- 噪音表演的「心臟」-- 之外，其餘聲源皆來自鍵盤和玩具。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Poo Poo Bomb 於舊金山 pub「the bottom of the Hill」（此 Pub 因 Massona、Merzbow 等噪音樂手曾應邀於此演出而知名）有場表演。除 Stephen 和 Josephine 外的另一位團員為鍵盤手 John。

三人一上場，觀眾皆被其身上的「戲服」和台上的繁複道具所吸引 -- Josephine 頭戴兔耳朵，一身全白宛如兔女郎；Stephen 則打扮成一隻胖兔子；John 較平凡：染色的短髮、右耳環及色彩豐富的服裝，psychedelic 味十足。擺了一地的道具包括玩具娃娃、小狗小熊、假髮、自己縫製的布「屁股」、將紅紙裁成十字貼在白色手提箱上的自製紅十字急救箱……等。

表演占了演出極大部分。Stephen 身穿兔衣以向觀眾說故事的方式揭開序幕，說得極有節奏，押韻分段如繞舌。由於聖誕

節將至，其內容是與聖誕有關的動物童話改編的故事。當他說一段落時，一面脫下兔裝，露出裡面預先穿好的另一件「戲服」，直到最後只剩下情趣內衣（女）外穿在他自己的內衣上。

Josephine 站在一旁主控 mixer，使 Stephen 的聲音或吼叫、鍵盤聲波產生變化。鍵盤手 John 斜背 Keyboard，也會配合 Stephen 的表演即興彈奏，激烈處更是跳上跳下。

隨著表演的進行和故事的發展，Stephen 從滿地雞亂的娃娃熊、小動物、大熊裝、假屁股……不斷挑出來穿或套在身上。如把假陽具套在鼻子上，另一小假陽具則淺淺塞在外穿的女性內褲裡，外露一小截，脫下兔裝換上熊裝，戴上假髮，十分忙碌。Pub 中難得出現的小孩也哈哈大笑，曾於地下導演 Richard Kern 的 Hardcore 一片演出的另類藝人 Annabel Lee 也帶狗前來欣賞（她曾主演異教片「紅靈湖」Red Spirit Lake）

那晚的高潮算是 Stephen 背起一支改裝吉它 -- 他把馬桶蓋套裝在吉它上，大小恰巧吻合 -- 很激烈似的彈奏起來，看起來就像在彈馬桶。他打開桶蓋，露出裡面事先塗好的棕色粘滑物（巧克力漿），然後抹在臉上，很痛苦似的吼叫，並用力彈奏、抹臉。此時鍵盤手配合他的吼叫，大彈特彈，跳上跳下，產生奇異的節奏；

Josephine 用 mixer 將聲音表現得更戲劇化而尖銳。觀眾中有人搗起耳朵，也傳來陣陣的孩童笑聲。

從 Poo Poo Bomb 的現場表演中，不難一窺舊金山樂團的部分特色 -- 色彩繁多的奇裝異服、另類行徑。一些拜物、緊縛網綁、黑暗異教、歌德風格（Gothic）不再只限紙上（刊物），已形成一股另翼風尚，舊金山舊稱嬉皮街的 Haight Street 上有不少此類另翼小店：賣特殊服裝或異教文物、刺青、裝飾品。在 club 也不難發現穿著黑暗歌德風的異端服裝、刺青、眼耳鼻嘴肚臍穿洞等另翼裝飾的人類。Night club 每周有特定夜晚稱之 Bondage A Go Go（鐵鏈、網綁、鞭子、滴蠟等緊縛表演）或 Ritual 之夜（播放工業 / techno / 歌德的舞曲）。

這股邪惡趣味，正在舊金山蔓延著……異教風並不限於音樂，在一般書店很容易找到異教（Pagan）書籍，北歐異教符號（rune）書刊及占卜工具。令人訝然的是，在一組包裝精美的北歐異教符號算命石底下，竟有小小的「made in Taiwan」標籤貼在下面。這樣的東西普及的程度，就好比在台灣看十二星座、紫微斗數、手相、面相的書一樣，而且更商業化、毫不神秘。所謂異教的歌德風格，就像坊間吸血鬼影集一般，充滿裝神弄鬼的「陰暗鬼魅」。

死

文 / 王錦華

圖片提供 / 台北攝影藝廊



並不更淫猥

Joel - Peter Witkin 和他的

叛 視 界

一九九五年夏天，紐約布魯克林。Joel - Peter Witkin 和他雙胞胎的弟弟被母親拉著進教堂；天氣這麼熱，熱得連天主教堂的屋頂都快融化掉了。教堂的鐘聲揚起，Witkin 清楚的聽見巨大的碰撞聲——他掙脫母親的手奔向街旁觀看，一場慘不忍睹的車禍，一個斷裂的小女孩的頭正好滾到他的面前，在他蹲下想要碰觸她時，就被大人抱走了。

那一年，Witkin 六歲。從此，死亡和小女孩嘴角神秘的微笑便在他他心裡烙下永遠的痕跡。

* * * * *

絕對道德的。所有 Witkin 的攝影展門口，總會有一張明顯的告示：「十八歲以下觀眾，謝絕參觀。」即使你在精卵墮入子宮十八年後被社會分燒，也請照顧好自己脆弱的靈魂，再堅強進入 Witkin 的地下社會。

繼去年底在古金漢美術館舉辦大規模的展覽後，Joel - Peter Witkin 的攝影展此刻正在台北攝影藝廊展出，由於這次是這位攝影界的驚異魔法師第一次到台灣展出，本地藝文媒體和觀眾對於這項「限制級」的展覽趨之若鶩。然而，現場許多觀眾卻在卻在花錢參觀後，覺得——好想吐。

想吐、想哭、想死、想笑、想做愛……，你的反應是哪一種？

我不想做愛，想寫詩——關於屎與尿的十四行。

站在展覽入口處唯一一張 Witkin 的大頭照前，看他戴著作品中那些受苦的靈魂經常戴著的一頂黑色面具，面具中央是一個小小的、白色的、裸體的受難耶穌。想到從 Art News 得知的訊息——Witkin 曾因自殺未遂而被退役；事實上，他在軍中的主要工作也是——紀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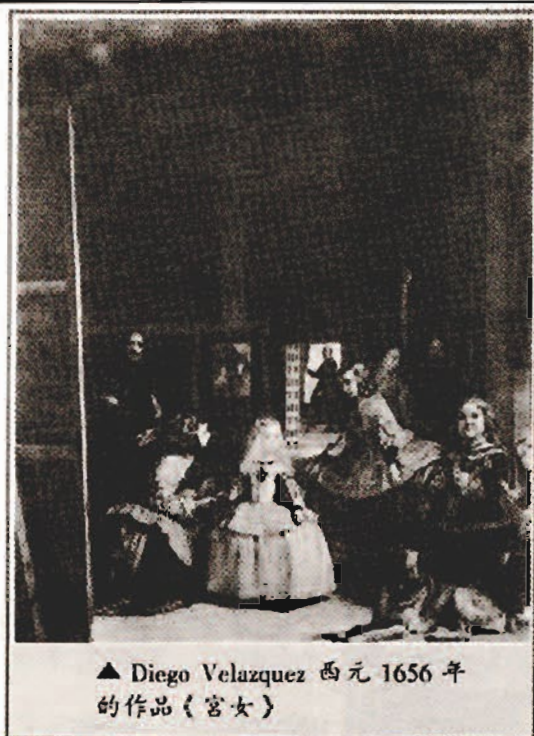
神與宿命、厭世與縱慾，每一個肉體都負載著生存的各種欲望逐漸敗壞。對 Witkin 而言，支持他活下來的方式是：為那些已經死亡的生命灌輸永恆。所以二十多年來，他像個吸血鬼般地生活在陰暗的地下室；儘管在新墨西哥州搬來搬去，總選擇在停屍間附近住下。他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搜尋著動物或人的屍體、畸形人、殘障者、雙性人、甚至是未出世的胎兒標本……，將他們放在他所設計一幕又一幕鬼魅般的場景中，去營造他超現實的寓言故事。也許，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在和六歲時所驚見的那個小女孩對話，試圖找回那一抹神秘的微笑；也或許他始終不曾忘記童年時在 Coney Island 所見到的畸形人秀，所曾帶給他的奇異快感。

許多傳統宗教和衛道人士批評 Witkin 是反基督和冒瀆上帝的，在他一系列以基督為主題的作品中，他讓不同型態的人戴上有基督像的面罩做為模特兒，由於面罩遮去了大部份的人格特徵，讓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畸形人受苦的身體上，觀眾不由得產生受虐的快感。另一方面，衛道人士也反對 Witkin 將神聖高貴的耶穌基督和有著「懲罰性病體」的畸形人相連結，他們認為這是莫大的瀆神行動。Witkin 自己倒是持相反的看法；他說，神是偉大的，是唯一可以對於生死給予他解答的對象。

其實，Witkin 這系列的作品——不論是將巨大肥實的女體與侏儒男體並呈為聖母瑪利亞與耶穌基督，還是將在陰唇別上重金屬的女體戴上畫有基督的面罩，他試圖挑戰一般人對身體的殘缺、變形視為「天譴」的傳統吧！一如 Susan Sontag 在她的 "Illness as Metaphor" 一書中所要竭力破除的，就是人們將疾病視為一種隱喻的迷思，Susan Sontag 以自己曾患有乳癌的經歷，反對世人把疾病和病人的個性、心理、行為連結在一起，她認為疾病僅應被診斷與治療，而不應被評價。Witkin 藉由他的作品所說的，恐怕更為激進。他說：受苦的身體就是神！

下文接第十一版





▲ Diego Velazquez 西元 1656 年的作品《宮女》



▲ Witkin 仿諷 Velazquez 的同名作品《宮女》1987

上文接第十版

除了畸形人之外，Witkin 也運用了大量的女體，因為他認為有著生育能力的女體更接近有創造力的神祇。儘管文學、繪畫中已有大量作品歌頌女性的生育力，他們也和 Witkin 一樣選擇類似遠古雕刻中肥實的女體來呈現生育的潛在能量，Witkin 卻更精明的「仿諷」他們的語言。例如，透過豐腴女體與嬰兒屍體標本的擺置，他完成構圖類似聖母、聖嬰圖的作品；另一幅題為「La Brassiere de Joan Miro」的作品，畫面中的裸女戴上米羅作品中經常用來象徵月亮與乳房的幾何形金屬手套，讓冰冷的黑色金屬緊緊夾住自己的乳房；「Sanatorium」中口含金屬管的肥女人則讓人想到 H. R. Giger 的「Pump Excursion」。

Witkin 也使用大量神話典故來重塑自己的寓言故事。這次作為展覽宣傳的一幅作品是 Witkin 九〇年的「Apollo & Daphne」，這個作品取材自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的戀愛故事，畫面中的阿波羅「獸性」大發成爲一隻公羊，而躲避求愛的黛芬妮則一反神話中唯美的想像，反由一位侏儒來擔任模特兒——她的手指已逐漸化爲月桂樹。在另一幅作品「Leda」中，宙斯化身爲天鵝強暴麗姐的故事，竟由手腳萎縮的畸形男體來扮演麗姐，而地上赫然出現兩個嬰兒屍體。

Witkin 這種人、神、獸融於一體的想法也出現在他模擬「獸交」的畫面中，只是這一回戴上假陽具的狼狗成了主動者，而

戴上假乳房的男人則成了「牠」的性慾對象。既然動物在 Witkin 的世界享有如此高的位階，你也不用懷疑他會苦心積慮的尋找動物的屍體——在牠腐爛的肉身上放上一大堆水果，模擬塞尚的靜物畫構圖了！

事實上，我認為 Witkin 作品中最有趣的其實就是對於西方藝術史的「仿諷」遊戲，在嘲諷和致敬之間，在模仿和原創之間，Witkin 開創了新的敘述體系。例如一件由切開成兩半、擺置成互吻狀態的頭顱的作品「吻」，便令人聯想到布朗庫西的同名作品；另外一件「死者之首」也和雷東的「殉教者之首」相似；其他諸如：Michelangelo、Caravaggio、Rembrandt、Rubens、Goya……等的作品也是他經常仿諷的對象。

在他仿造 Diego Velazquez 的同名作品「宮女」中，由於 Velazquez 早在三百年前創造了驚人的「後設」手法，畫家本人也出現在畫中正在畫一幅大油畫——細看的話，可以看見畫中畫著畫室後牆上面有面鏡子，正映射著被畫肖像的國王和王后的形象；我們又看見他們所看見的情景——一群人正走進畫室，他們的小女兒身旁有兩位宮女（一個負責侍候公主用茶點、另一位正向國王與王后行屈膝禮）；另外有兩個娛樂王室的侏儒（一個是面相醜陋的婦人、另一個是戲弄狗的男孩），而背景中嚴肅的大人則正監視著這群人的舉止。Witkin 八七年的同名作品中，他將視覺焦點還給了原作中最弱勢的侏儒和狗——小公主的位置被女侏儒所取代，她在由鋼釘、鐵絲、輪盤所構成的蓬蓬裙上，牽著狗的屍體。鏡中景象依舊，但原本處於創作主導地位的畫家，變成模糊可笑的形象，而他的身後——竟出現了更能紀錄真實的「攝影機」！原本的監督大人變成暗喻基督形象的裸身瘦男子，畫室牆上的畫作則全成了 Witkin 另一系列「仿諷」最後晚餐等作品——或許，Witkin 是真的要說：操控創造、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的，不是財富和權力，而正是耶穌基督！

在這個作品中，Witkin 提出了一個接近「影像本體論」的論文，而附標我想就叫

做「繪畫、攝影決戰三百年」。儘管攝影的發明是造形藝術史上最最重要的事件，由於繪畫在藝術史上的主流地位不易撼動，攝影藝術一向被侷限在「決定性瞬間」的寫實情結中，難以和在畫框內創造理想世界、超脫現實世界之外的繪畫藝術相比擬；而現代藝術對攝影影像的剪貼與借用，更使攝影美學的成長有限。Witkin 藉由原作中的人眼、鏡子構成的窺視網絡，再加上攝影機鏡頭和代表全知全能的上帝所附加上的窺視系統，豐富了畫作中的權力關係與視覺震撼。Witkin 不只是想要找 Velazquez 單挑，他經常在作品底片上使用刮、刷的手法，完成他的「視覺寓言作品」；他以構圖爲重的攝影表現方式，及借用大量文學、美術典故的手法，再再說明他做爲一個視覺藝術家的企圖心。

獸交、SM、雌雄同體、雙性人……，Witkin 在他的地下社會裡，讓欲望自體繁殖。當戴著基督面罩的妓女，躺在 Ingres 平滑柔美的臥椅上，以她腳下黑色細跟的高跟鞋插入地上裸體男子的肛門時；當「Arm Fuck」裡疲憊激烈的肛交儀式被致敬時……，在這裡，無關對錯，也不是愛的深刻或淺薄；這個世界不就一向是愛比死更冷，死亡比賴活更迷人！

所以，看過 Joel - Peter Witkin 的攝影展後，想吐、想哭、想死、想笑、想做愛……，你的反應是哪一種？而我關於屎與尿的十四行，就用 Paul Verlaine 的話來說吧！

我們仍然離我們犯錯的時代太近

他仍然替豬接生

長大後又關掉牠門

油炸所有的翠丸

灑點蔥花

吃了



▲《阿波羅與黛芬妮》1990



▲在滿位而過白、口、嘴、喉、喉、喉與台灣原住民神似的老前輩帶領下，《亞洲的吶喊》一行人浩浩蕩蕩走進傳統的泰國農村，call 村民出來參加一年一度的農間遊戲。

亞洲的吶喊 在亞洲 系列完結篇

文·圖片提供／賴淑雅
攝影／賴淑雅·劉振祥

離開在菲律賓的度假農莊 (CASA SAN MIGUEL) 一個半月閉關排練之後，《亞洲的吶喊 II》一行人扛著兩大箱的道具服裝和各國樂器，兩個月間，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機場海關，接收到一陣又一陣感情不同的掌聲，戲也在我們的旅途中一修再修，每個國家一站又一站的行程安排透露了民衆戲劇在當地的實踐……這個匯演計畫的另一半意義在此完成。

■在日本：《亞洲的吶喊 II》在九五年東京國際藝術節中被預期為最值得觀賞的兩個節目之一、「十國聯合製作」的噱頭早就見諸於各報章雜誌……

日本是《亞洲的吶喊 II》計畫中出最多金錢贊助的國家，從排練時六位代表一行浩浩盪盪至菲律賓「探望」直到赴東京作首演，日本製作單位有如對待貴賓般呵護著我們，雖然不如藝術節中另一個受矚目的節目——美國實驗劇團 PINGCHONG 般住五星級大飯店，他們給的演出條件是優渥的，包括八月赴菲律賓前密集地個別通電話以確定非常細節的演員資料、以及演出時極為專業的劇場技術人員和不錯的食宿安排，對富裕國家如日本而言，嚴謹的專業製作是理所當然的。

▼《亞洲的吶喊 II》在日本的橫濱美術與觀眾舉行座談。



除此之外，日本作為《亞洲的吶喊 II》的首演之處事實上沒有太大的鼓舞作用。日本的觀眾是冷漠而嚴肅的，他們的感情是內斂而不易顯露的，每個進劇場看戲的人安靜有禮、正襟危坐，演出席間不輕易鼓掌或發出笑聲，只是在演出完畢後有禮地向每個演員一一鞠躬……

在日本，我們是百分之百的遠來之客，無法得知日本觀眾木然的表情背後在想什麼，也沒有與當地的民衆戲劇團體交流，演完就離開。

■在南韓：熱情的觀眾在聽到台上不同膚色的演員們齊聲唱起韓國運動歌曲《統一希望》時，淚水盈眶地起立鼓掌……

日本禮貌之行的抑鬱，在第二站南韓時得到天壤之別的解脫。

民族性強悍的韓國人，除了吃得辣、舞得勁、學生運動猛烈之外，觀眾的看戲文化也是一刻也不斯文，鼓掌、大笑、手足舞蹈、淚眼縱橫……演出結束，觀眾聚集在劇場大門口等待演員出來握手、簽名，用著韓語不停地說謝謝。

這就是韓國。記得當我們在台上很努力的模仿韓語發音，唱著幾乎所有南韓人都能琅琅上口的運動歌曲《統一希望》時，即便那首歌當時是在舞台上為受壓迫的工人所唱，台下的觀眾卻感動地不時擦淚。後來與當地的民衆戲劇團體聊天才知道，南韓近三十個民衆劇團中有幾乎三分之一的團體為勞工議題發言了很多年，三分之一在為韓國的傳統文化現代化而努力，其

餘三分之一則著重於韓國之為新興發展國家的現代化議題，工人（尤其外籍勞工）的人權問題，在本質上已經獲得很多韓國人的認同，而我們當時在舞台上唱著《統一希望》其實不只唱出南北韓統一的民族感情，也唱著韓國人對人類和平與人權伸張的關心。

唯一可惜的是，由於確定地時間很晚，組織的菲律賓與承辦的南韓之間通訊不良且延遲，無法安排到漢城的劇院演出，南韓遂成為我們旅行的所有國家中唯一錯過在首都表演的國家，只去了原州和大田兩個小城市，甚至在我們下飛機剛抵達南韓機場時發現，來接機者的手上拿的宣傳海報上竟登著六年前第一次亞洲的吶喊參與的國家，上面當然沒有台灣的名字。



▲拜訪泰國一處森林小學時，巴基斯坦來的 Nasim 與小學裡的孩子玩樂器。

■在泰國：我們離開了曼谷大都會，走過了許多偏遠省份：在一處大農莊裡目睹了世紀日全蝕的完整經過、與森林小學的孤兒們一起玩耍、參加沒落中的黃昏農村一年一度的全村農間遊戲與歌舞祭典，我們幾乎忘了表演的任務，卻體驗到泰國民衆戲劇在這些貧富差距地區的實踐……

由資深民衆劇團 MAKHAMPOM (油甘子劇團) 所策劃的泰國行程，是所有旅行的國家中最沒有表演壓力的安排。

清晨剛離開有如寒冬的韓國，晚上就來到炎夏悶熱的泰國，一走出機場就連夜擠上兩部破爛的旅行車，直奔四小時車程遠的大農莊 (與菲律賓的果園農莊 CASA SAN MIGUEL 有點像)，見證了幾十年才出現一次的日全蝕景觀，與當主人的朋友們一起在農莊中敲鑼打鼓，進行驅逐日食惡靈的泰國習俗。

之後，我們又驅車趕往與 MAKHAMPOM 有多年工作經驗的森林小學，這所學校由日本人捐贈，擁有自己的一座山丘園區，我們抵達的當晚，他們正在禮堂裡召開學生自治法庭，與台灣不同的是，在這裡「受教育」的孩子都是孤兒，沒有來自中上階層可以負擔驚人學費的父母親；看 MAKHAMPOM 的戲也是他們教育的內容之一。

最後我們來到一處古老而沒落中的黃昏農村，參加他們一年一度的農閒遊戲節慶。在這裡的經驗是難忘的，由於青壯人口向大都市流失，當我們一行人在幾名口嚼檳榔、臉塗白粉的老阿媽有如台灣原住民般歌聲帶領下走進農村敲鑼打鼓 call 村民出來參與盛會時，在家屋門前回應的村民便能即興地與老阿媽跳一段泰國舞，整個過程熱鬧而興奮，而在節慶當晚，老阿媽與老阿公分成兩隊的團體遊戲既古老又曖昧，兩性之情溢於言表，而他們口中唱著合音的古老農歌卻讓我有置身台灣原住民部落的錯覺，與我們一同參加盛會的 MAKHAMPOM 年輕成員雖只能哼不會唱這些歌曲，卻能輕易地與老村民們翩翩起舞，傳統民衆的身體在他們身上是沒有世代之異的，這就是泰國。

泰國之行的安排幾乎不是表演取向的，雲遊了不同的省分、經驗過各地的民衆文化兩個星期之後，最後兩天我們才回到了



▲在嘉義新港鄉的演出，是與台灣的廟口文化結合，觀眾像在廟前看歌仔戲、布袋戲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舞台上不同面孔與膚色的演員，以及所採的各國不同語言。

曼谷演出兩場《亞洲的吶喊II》，此時，我才感知到《亞洲的吶喊》計畫於演出之外的另一層意義，不為演出而演出。

■在香港：匆忙的香港人很難得會停下腳步看一看這個嚴肅的戲劇表演，外勞密度極高的香港，在當地外勞組織的動員下，摩登如大會堂的高級劇院裡坐滿的卻是一個個膚色黝黑的外籍勞工……

原本因為香港組織者莫昭如的退出而差點無法成行的香港之行，最後也匆匆演完兩場，香港這個東南亞外勞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區，在我們所有演出國家中成為最特殊之地，因為觀眾席上除了戲劇工作者之外出現了很多由外勞組織動員而去的真正外籍勞工，於是凸顯了《亞洲的吶喊II》的受眾群問題，有一位大學生在演出過後問我：到底會有多少中低階層的觀眾可以有此休閒興致和這樣的勇氣買票進這個高級劇院看一齣講外籍勞工和原住民問題的民衆戲劇？

不管在日本的東京前衛小劇場、橫濱美術館戶外劇場、韓國原州大學、曼谷聖阿倫藝術中心……打著為受壓迫者說話的旗幟而演出的民衆戲劇《亞洲的吶喊II》，要演給誰看？放置在什麼表演場域中與特定的觀眾互動？

■在台灣：與傳統陣頭表演及廟口文化的結合，使得《亞洲的吶喊II》不再獨享貴賓之尊……

由於台灣製作單位的设计，將《亞洲的吶喊II》與眾多個台灣傳統小戲與陣頭表演（如八家將、車鼓、客家八音、北管等等）結合在一起，成為《眾仙會合》匯演

活動的節目之一，削減了《亞洲的吶喊》在其他國家的獨尊之姿與沈重感，在南部新港演出時更臨時讓來自其他國家的演員扮演八仙，向在場觀眾及天后宮裡的媽祖祝賀。

台灣的行程安排與前年演出的《大風吹》大同小異，但與其他國家的製作方式卻非常不同；因為台灣製作單位並非民衆戲劇團體，在氣勢和宣傳上較為開闊，周邊的大小相關活動不少，加上台灣特殊的經費申請管道之困難，不得不與其他活動相連結成爲一個節慶，因而使得台灣部份的製作對所有《亞洲的吶喊》成員而言，不再像在其他國家一樣是焦點之所注。



在台灣演出時製作單位還特別安排每一位不同國家的演員扮演“八仙”中的不同角色，以拉近觀眾的熟悉感，圖為台灣演員賴淑雅所扮演的韓湘子。

《亞洲的吶喊II》在各國的演出除了讓每個國家的觀眾可以接收到戲裡所都出的訊息之外，事實上這些挑選過後的民衆戲劇工作者可能需要在演出之外的其他交流活動中再充電（泰國的安排是不錯的替代性選擇），可惜的是這次巡迴的國家多數是所謂富裕的新興發展國家或已開發國家，未到南亞、東南亞國家演出。

製造共識??? 民衆戲劇的差異與認同

文／賴淑雅

《亞洲的吶喊II》結束了，但是幾個類似的跨國性民衆戲劇製作還在醞釀中，這種以國際草根爲名的計畫風潮似乎愈來愈興盛，但是從八九年的第一次《亞洲的吶喊》、九四年的《大風吹》到九五年的第二次《亞洲的吶喊》，一次次的合作恩怨導致了下一次的人員重新組合，而一次次的製作也再再揭露聯合製作的問題，這些已經浮在檯面上的各國民衆戲劇工作者究竟試圖在建構什麼樣面貌的民衆戲劇歷史。

冷戰剛結束，蘇聯垮台、東歐解體之際，菲律賓的亞洲民衆文化協會 ACPC 在幾個歐洲組織贊助下，歷史性地提出了亞洲國家聯合製作的想法，以《亞洲的吶喊》爲名成功地把十多個亞洲國家的演員聚集起來一起工作了八個月，這個製作結束後在亞洲國家的民衆文化工作者（當時未必每個國家都已發展出“民衆戲劇”）之間凝聚成一個非正式的聯絡網；可惜的是這個製作多由歐洲團體出資，也多在歐洲國家演出，本質上恐怕無法擺脫歐洲人對亞洲第三世界的優越與憐憫；然而，不管是滿足了歐洲人對亞洲神祕傳統文化的消費

慾，還是讓亞洲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重新找到認同，這個聯合行動無疑給了長期在資本主義支配下受壓迫的第三世界人民一個團結就是力量的信心。

但是這種團結（或說製造共識）的迷思，在陸續傳出有參與者中途出走、罷演（甚至組織者退出）的消息後，讓人開始懷疑在差異中求共識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社會、文化、民族性的現況中統一思想、聲音的必要性，而這些共識又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尤其當這樣的聯合行動總是由少數幾個人或團體在亞洲民衆戲劇界主事操弄的時候，另類團體（或說替代性團體）出現，是打破民衆戲劇內部支配權力的開始。

於是，九四年，有如暗中較勁般地，來自富裕國家香港的組織者促成了聯合製作《大風吹》，九五年，ACPC 再度舉辦《亞洲的吶喊》，韓國、泰國方面也正積極培養自己組織活動的能力。而在這股國際聯演風潮中，不管是接受訊息的觀眾還是參與其中的戲劇工作者，開始思考國際草

根與在地草根的問題，民衆戲劇的實踐是在這種跨國性大型製作中還是在當地的社區中？

民衆戲劇的發展稚齡如台灣者，約略九〇年初才開始有人將之從第三世界國家中引進國內，在那些民衆戲劇已經行之多年的貧窮國家中，戲劇是社會革命的武器之一，也是復興文化認同的主要利器，在台灣卻因為社會條件、民衆文化的差異而顯得水土不服，無法全盤移花接木，“民衆”的邊鼓聲隆隆卻抓不到影子，不管民衆戲劇工作者或觀眾恐怕都無法在那套已完型的戲劇實踐中找到認同（精神理念或許是認同的），於是民衆戲劇在台灣一直是在沒有根地原地踏步，一直都在找尋民衆戲劇在這個社會可以施力的點，而這個施力點究竟是在於參加國際性的聯合演出，抑或是在其他的社會組成中可以培養出來？未知。甚至有人問，有沒有出現“新民衆戲劇”的可能？（《亞洲的吶喊II》專題系列全文刊載完畢）



然而卻始終看不到著力點。耕耘似乎有一股呼之欲出的氛圍，在幾個跨國性民衆戲劇演出相繼



腦葉起革命

伴隨著藝術圈和文學傢伙們傳教的熱情，LSD 在藝術上的效用與聖經對於教徒較不相上下，謠言與人體實驗終結在 Robert E. L. & Jean Houston 所著的《迷幻藝術》(*Psychedelic Art*, 1986) 和 Richard P. Hartmann 的《藝術家 LSD 的體驗：下意識境地的畫作》(*Painting from Sphere of the Unconscious: Artist Experiment with LSD*, 1974)。社會學家及時地對於這群花的孩子們濫用藥物提出些腐朽的見解：物質主義至上、工業化和都市化人們對於自然的異化、在機械化的工作環境中缺乏安全感、無止盡的工作、商品充斥的社會、富裕生活的奢侈、缺乏宗教哲學的培養與教育等等，反正收集當時社會所有肉眼可見的現象作成便利的解釋本來就是社會學家們的專長。

嬉皮運動的孩子們似乎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逃避，特別是在那個反戰、崇尚作愛、「讓幻想奪權」、發問簡陋的腳踏車棚為何不是偉大的建築物的年代裡。雖然醫療和慈善團體所做的實驗雖然多半在醫學診所和大學裡，但發

表卻不是在科學期刊上，而是在一般的雜誌和報紙上，包括了當時著名的雜誌《Maclean's Canada National Magazine》、《Quick》、《Look》，都大力宣傳 LSD 的神奇藥效，連當時以 LSD 做為心理治療的實驗報告出爐後，例如 1961 年的《Exploring Inner Space》和 1963 年《Myself and I》，都成為暢銷書，儘管由專業的精神治療師 Sidney Cohen 所著的一有關 LSD 種種優缺點的《The Beyond Within》在 1967 年上市，仍未阻止 LSD 的流傳。而且在 1960 年代初期，LSD 在醫學上的實驗室是允許的，許多用藥者則放棄了其他禁藥而轉求 LSD 的使用。

在 1964 年和 1966 年間，LSD 聲名赫起，非但是嬉皮運動愉悅的感召，也是意外、精神崩潰、犯罪和自殺的報告不斷出爐的結果。LSD 教父 Timothy Leary 的生平或可說明嬉皮運動與 LSD 的共同命運。Leary 是否因為大力倡導 LSD 而成為嬉皮運動文化教主，或者因為他敢於實踐所相信的而成為偶像，不得而知，但是他確是 LSD 藥物場景的教宗卻不容置疑。



美麗新世界

《美麗新世界》中的索瑪是個熟悉的謎語，因為索瑪不但是個未來科學的象徵，也是腦葉革命的烏托邦所寄之地。可惜文學考古家們對於發想的狂癡派不上用場，因為作為一本科幻小說，無論對於此等虛構或實存的替代物而言，顯然離真實世界不夠遠。在六零年代初期，能產生宗教神秘體會的 LSD 和魔菇 (mushroom) 已經在各診所與實驗室裡展開邁向人羣的測驗，無論是神職人員藉以發現耶穌的存在，或者協助罪犯重新進入社會、還是在自願參加的藝術家和作者服用後測量其創造力的精進，都已納歸成科學研究，大名鼎鼎的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就是參與研究的其中之一。

1961 年八月，赫胥黎打了通電話給發明 LSD 的霍夫曼 (Albert Hofmann)，約期相遇。在此之前，霍夫曼早已久仰赫胥黎大名，特別是他的兩本以親身體驗，描繪迷幻藥物另類體驗的《感官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 和《天堂與地獄》(*Heaven and Hell*)。在交談過程裡，赫胥黎建議霍夫曼夫人在自己家鄉的山頂上，使用 LSD，看著阿爾卑斯野草和湛藍的龍膽花體會造物者的神奇。分手時，赫胥黎送給霍夫曼一捲自己演講「另類體驗」(*visionary experience*) 的錄音帶，他強調另類體驗的重要和意義相比於文字和知識對於真實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完整性。他們之間的對話只有少部份記錄在霍夫曼笨拙的 LSD 傳記《LSD, My Problem Child》裡。

《美麗新世界》裡的索瑪恰似未來世界的 LSD，也是霍夫曼一生向現實世界裡的 LSD 一再致意的主題，在霍夫曼最後一本小說《島嶼》(*Island*) 裡，他將其能夠設想到的所有關於西方自然科學、文明技術與東方的智慧合成一體，且理性和神秘交融拼盤成一

個名為 PALA 的小島，在此 PALA 島上，對於島民生命歷程最重要的藥物—moksha (意為解放) 是從魔菇提煉而成的，此藥只能在人生的一些重要階段裡使用，例如與一個心靈相通的朋友交談時，或者用來拯救瀕死的身體以將其轉化到另一種存在的境界。

赫胥黎死於 1963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甘乃迪同一天，死前的凌晨裡，他虛弱的不能說話，他在紙上寫了「LSD - try - intramuscular - 100 mg」，她的夫人親手給了他，作為他自己的 moksha。在送給霍夫曼《島嶼》一書的首頁裡，赫胥黎寫道：「送給霍夫曼博士，moksha 的發明者，赫胥黎上」。

那些花的孩子們



在 1950 年代末期，距離 LSD 發明不過十餘年的時間，LSD 很快地從治療藥品變成「娛樂用品」，LSD 追隨著梅斯克林 (mescaline，一種仙人掌的粹取物) 的命運一點都不奇怪

原本在任職於哈佛社會關係學系教授的 Leary，在 1963 年大膽地提了一份研究報告給 SANDOZ 實驗室，說明研究需要 100 克的 LSD（可作成一百萬片的 LSD 藥劑）和 25 克的 Psilocybin（魔菇的粹取物，約可作成兩百五十萬片藥劑），隨後 SANDOZ 所收到的支票並非由哈佛大學簽署，而是由 Leary 自己成立的內在自由國際聯盟（IFIF，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ternal Freedom）所發，SANDOZ 退回了支票，之後，哈佛開除了 Leary。當然，這些藥並沒有用在研究上，而是成就了一波又一波的 LSD 舞會，在一篇由《花花公子》的訪問中，Leary 老實說道：「LSD 能夠產生作愛時的致命快感和性經驗的強烈，是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1965 年，Leary 傾瀉印度教，又創了個「心靈開發聯盟」，嬉皮運動抗拒世俗的風潮在旁敲邊鼓，他喊出了一句嬉皮運動著名的口號：「Turn on, turn in, drop out」，turn on 是藥物場景裡最重要的用語，狹義而言是抽大麻或是用迷幻藥的，廣義而言則是用藥後的高潮經驗，或者是高呼同伴進入藥物社會，也可以當作鼓勵用藥，最後還可當一件好事情和好經驗。最後一句 drop out 則是呼籲大夥從布爾喬亞的生活逃離，背對社會，放棄學校、上課、工作，轉而尋求內在宇宙的開發。隨後 Leary 因為持有大麻與 LSD 被捕，被判十年，在 1970 年九月 13 日，Leary 逃獄，到瑞士尋求政治關護。在 1971 年，Leary 在阿富汗的機場被美方帶回監獄，直到 1976 年釋放。

68 年的學生運動使得世界為之改觀，許多經驗至今仍住在我們的身體內，在歷史的活頁夾裡，很少有人提到 LSD 與其他迷幻藥物的功勞。只有一些反毒的標語高舉在事後的哀悼裡，Janis Joplin、Jimi Hendrix 於 1970 年用藥過度死亡，想必心有不甘。



SANDOZ 實驗室

作者已死對於霍夫曼而言不只是文學理論的狂語，LSD 發明之後，透過口耳相傳經驗之歌與媒體的大肆宣揚，LSD 不但在咬文嚼字俱樂部裡成為會員證，也是驗證文化菁英們的勇氣鍊金石，LSD 與霍夫曼漸行漸遠，終究變成他的問題小孩。1960 年代初期，國際間開始對 SANDOZ 施壓，身為瑞士的國家實驗室必須對 LSD 的化學成分和藥理、穩定性和毒性提出報告，並應該發展使用後得以測試的方法，如血液、人體和尿液的檢測，因為 LSD 所引起的意外中毒、犯罪等也應提出報告。SANDOZ 主持人 Stoll 無奈的對霍夫曼說：「真希望你沒有發明 LSD」。

1963 年，SANDOZ 宣佈停止生產、銷售 LSD，許多國家也開始立法規定只有拿到國家執照的實驗室才能使用。LSD 轉入黑市的情形與大麻類似，價格遽昇，意外也變得愈來愈不可控制。



1929 年春天，霍夫曼進入瑞士的 SANDOZ 藥學研究中心作助理研究員，霍夫曼專長在研究動物和動物的化學成分，特別是專注一種未被定形的、無用途的麥角菌（ergot）。麥角菌在中世紀曾是一個可怕的傳染病，又被稱為「聖安東尼之火」，聖徒聖安東尼就是死於此病，此病也在蘇聯和歐洲流行幾世紀，在 17 世紀時，變成麵包的發酵品。在 1582 年，首次的可作為醫藥用途的 echolic，由法蘭克福的內科醫生 Adam Lonitzer 發明，用作催生劑與墮胎藥，現在，只被限制在生產後止住大量流血時使用。1917 年，麥角生物鹼（alkaloids of ergot）首次從麥角菌分離出來，1918 年 SANDOZ 的主持人 Stoll 又從中分離出麥角胺（ergotamine）。1930 年代，紐約的洛克斐勒研究中心首次發現了麥角生物鹼的原子，稱之為 Lysergic Acid。在英美科學家已經成功地發現分離出原子後，SANDOZ 為了保持領先的地位，Stoll 便鼓勵霍夫曼持續研究麥角鹼

，這些奇怪的名字與國際科學間的競爭，成了霍夫曼一生與 LSD 與永不斷絕的臍帶關係。

就化學術語而言，麥角生物鹼的原子可與麥角胺基合成不同合成許多不同的化合物，有個藥廠出的新麥角素（ergobasine），就成為婦產科常用來幫助生產與止血藥。1938 年，霍夫曼從麥角生物鹼與不同胺基合成了 25 種結構不同的產品，簡稱為 LSD-25（Lyser - saure - diethylamid）。藥物發明出來之後，實驗室裡的同僚曾做過自身實驗，引起子宮強烈收縮，在動物實驗時則會引起動物的強烈不安感，因為看不到特別的醫藥用途，之後五年，LSD-25 都未曾被注意過。



GREEN PANTHERS!



毒品戰爭大哉問

文 / ACID HEAD

第一問：為何有「非法藥品」？

兩個全球禁毒的政策隨著「和平」的夢想展展，是今日各國高舉反毒的重要原因。一是在1967年5月8日，73個國家在聯合國的世界衛生組織將大麻視為非法的危險藥物，而各國將允諾盡力配合以聯合國的掃毒政策，其二是1988年6月26日，據聯合國麻藥委員會統計：全球吸毒人口約有5000萬人，毒品走私每年超過5000億美元，是故該組織在紐約隆重舉行「國際反毒紀念日」並宣佈1991—2000年為「聯合國禁毒年」。

然而，各國因著國情而有不同的反毒說法，但總體而言，反毒的方法論卻大同小異，簡言之，利用污名化過程。然後在此過程中，訴諸的不是人民身體自主權，而是認為吸食毒品者對其他國民具有傷害的危險性威脅，同時認為這會導致國家經濟衰退、生產力減低等等理由。將全民的正確知識引導成「保衛自己身體財產權」的方向，使得在輿論上或的正當性。

以美國為例，美國第一條反毒條例出現在一八七五年的三藩市。條例中公告，在鴉片館吸菸為非法。這條法令通過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害怕中國男子引誘白人女子到鴉片館，進而使之墮落。當此條例通過之後，接二連三的出現了類似的法律，如聯邦法律禁止與任何有中國血統的商人從事鴉片買賣，禁止進口吸食用之鴉片等等。但這些法律並不禁止鴉片以鴉片煙，或任何藥劑的形式入口。簡而言之，這些法律只針對中國人。立法者一般認為吸食鴉片為中國特有風俗，因鴉片而敗壞、墮落，也只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古柯鹼被視為非法的原因，在於當時社會迷信吸食大量古柯鹼之後的黑人男子，會做出強暴白人女子之類的性犯罪舉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報紙上甚至出現了「黑人古柯鹼狂魔」(Negro Cocaine Fiends)或「古柯鹼化的黑人」(Cocainized Niggers)等詞彙來描述白人因心中害怕所幻想、勾勒出的這一型黑人。事實上，吸食古柯鹼之後的黑人與犯罪動機之間的必然關係一直未被證實。少數犯罪者在當時是惟一死罪。聯邦政府所具有的資料中顯示，在一九〇五年代存在一百零五個將黑人處私刑的相關案例。在此同時，美國國內警察將其配帶的手槍由點三二口徑換成點三八口徑，因為一般相信，只有大槍才能制伏黑人古柯鹼狂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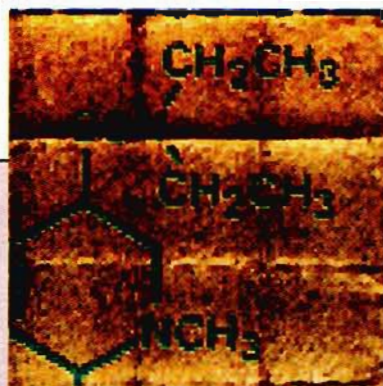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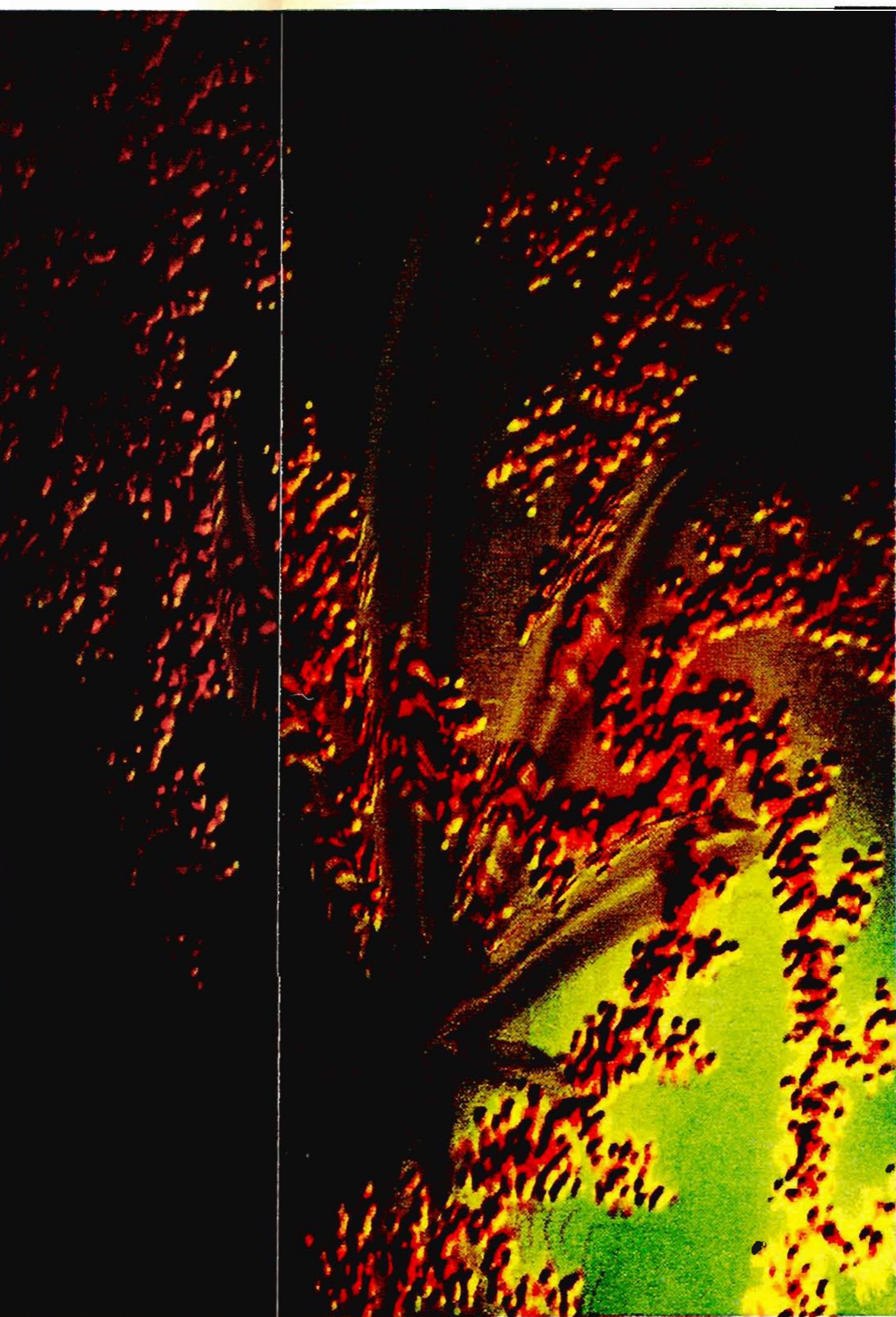
哈里森條款 (The Harrison Act) 雖然將數種藥品定為違禁，但基本上是一種執照法。條款中規定，販售古柯鹼、鴉片劑，或含鴉片成分之各項麻醉劑之前，須先獲得執照。條款中甚至規定，沒有任何法律可以禁止醫生以處方劑形式使用這些藥品。因此，哈里森條款並不視為禁止藥品條款。

事實上，即便是一九三七年撰寫哈里森條款及大麻稅捐條例 (Marijuana Tax Act) 的組成分子亦同意，禁止個人使用某種藥物是一種違反憲法維護個人自由基本立意的舉動。這些過程與爭議與禁止酒類的歷史一樣錯綜複雜。同為酒類，憲法上並沒有足夠的權力說明為何一種酒類非法，而另一種卻合法。

一九三七年，大麻在美國成為非法藥品，原因有二：其一，美國政府欲藉此為手段對在經濟大恐慌時期不計其數越過邊境尋找工作的墨西哥人施壓；其二，社會上迷信，大麻對於墮落的種族具有鼓動暴力行為的影響。在當時，美國醫藥學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簡稱 AMM) 反對這項立法，但立法依然通過，之後也不會撤銷或修改。

同一時期，美國的報界、媒體在全國各界散布藥物使得少數有色人種墮落、敗壞，並因其影響而侵犯白人女性及無辜白人男性的可怕故事。事後的調查研究顯示，這些故事對立法的正當性並無補強作用。而至今日為止，學術界仍想不出任何證據說明這些藥品法律對公眾安全及健康有必然、正向的功勞。

以台灣為例，在民國82年五月11日，嘉義市刑警在嘉義地檢署檢察官的指揮下，在屏東縣東港港邊一漁船走私毒品案件，一舉查獲336公斤的高純度海洛因，估計市價約台幣100億元。第二天，咱們的連院長隨即宣佈政府「向毒品宣戰」的政策。以後就是人們熟悉的電視上的廣告和文宣所說的：不要讓生命留白。隨後作兩個手勢表示決心的畫面。台灣的反毒歷史缺乏較深刻的分析，我們很難從政策的分析上看出國家反毒的道德與策略，但污名化的過程同樣明顯，因為毒品是不好的，所以人們就不用追究了，總之國家會保護你們。在台灣，只有兩條法律規定毒品，一條是肅清煙毒條例，一條是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有許多先進的毒品，其實是無法可管的。



霍夫曼的興趣。報載在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在宗教的祭儀裡使用蘑菇，會產生類似 LSD 的迷幻效果。與 LSD 有著相同謎底的神奇蘑菇促使霍夫曼的墨西哥之旅，在旅程中霍夫曼經歷了他與 LSD 孽緣的續曲。

蘑菇的歷史與印地安文明一樣長久，阿茲特克族的宗教儀式中，蘑菇就是非常重要的祭品之一，最早訴諸於文字的是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在16世紀時入侵墨西哥中部土著的印地安部落，造成阿茲特克的滅亡）的自然學家 Hernan Cortes 在16世紀所描繪的蘑菇聚會，時間約在1529年到1590之間：

在天黑之前我就來到，他們吃了蘑菇，在未進食之前就吃了不少，整夜整夜嚼著巧克力，洋蔥蜂蜜吃蘑菇，等到藥效發作後，他們起身跳舞、搖晃—有人看到他們會死於戰爭—有人看到自己將被野獸追逐—有人看到自己變成富人，擁有巨富—有人則看到自己買了奴隸，變成主人。有人看到自己頭被砍下來、在水中囚死、從屋頂跌下死亡，凡此種種，他們所見的，在藥效過後，他們會與彼此討論，相互交換所見。

上千年以來，印地安人深信神就藏在蘑菇之中，在現代化的蘑菇崇拜文化裡，混合著基督教義和修辭學，人們說蘑菇是由耶穌的血長成的，因為蘑菇是在耶穌留在地面上的血之處而長出。無論如何，現在耶穌的血可在燒杯中分離出它的化學結構，霍夫曼因他們不同的結晶形狀命名為 Psilocybin , Psilocin 。這兩種化學成分類似人腦裡的血清素，效果比 LSD 大概弱一百倍。

發笑的牆壁

LSD 出現的影像不會單獨出現，總是複合著許多影像重複出現，它會喚起潛意識的經驗（這也在精神治療裡唯一成立為「藥物」的理由），但不會產生「完全無關」的視覺畫面，換句話說：LSD 生產自己的經驗，無論好壞。在所有的用藥指南裡，LSD 因著用藥人的心情與環境而不同的危險，如果你心情好，一生幸福，綻放在你眼前的是千彩萬麗的影像，連牆壁上的斑駁都會發笑，如果心情不好，歷經苦難，眼前的景象會讓你難過的想自殺，或是跑到警察局去自首。

當你看到發笑的牆壁，你也許會知道索瑪的謎底。



▲在 Sandoz 發現 LSD - 25 的霍夫曼

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偶然地在合成 LSD-25 其中一種結構物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時，在實驗的最後一個步驟，工作突然被自己不能控制的急躁打斷，而且有輕微的頭暈目眩現象，回家後，陽光變得刺眼，不舒服的狀況與中毒般類似，未曾間歇的絢爛的彩色畫面以尖銳的形狀出現在眼前。直到數小時後才逐漸恢復正常。事後霍夫曼重新在腦海審閱了整個合成的過程，發覺並無錯誤，唯一的可能是合成過程中，手指沾觸到結晶物，而由指尖進入皮膚。但這個「特效」如此強烈，產生的幻象如此豐富，與麥角菌其他的醫學用途大不相同。霍夫曼決定作一次自我測試。

1943年4月19日霍夫曼的自身實驗，完整的記錄在他的書中。簡言之，這是個過度使用的壞例子，他服下了0.2毫克的 diethylamide，加了10CC的水，導致他整晚惡夢連連，服下牛奶及其它他想像出來的解讀劑。儘管如此，他事後仍然覺得與一般藥物中毒現象有極大的不同，特別是在視覺所產生的效果，他的同僚三人在霍夫曼自身實驗後，服用了霍夫曼三分之一的藥量，仍然強烈地無以承受，但視覺的經驗依然動人精彩。現在報告中疑點漸消，剩下的問題是：多少劑量才是安全的，這樣的視覺迷幻效果，在醫學上有何作用？

高等動物的專利

動物實驗是必然了。LSD 直接作用於交感神經，與人體內的生物質爾蒙、血清素結構類似，對於服用者而言，會有體溫升高、血糖增加、子宮收縮現象。對於低等動物而言，LSD 完全沒有任何作用，而在哺乳類身上，貓用了會怕老鼠、狗用不敢吃骨頭、魚會改變泳姿、蜘蛛以不同的方式結網。

LSD 的致命性完全是生物的體重與用量的比例而定，以人為例，安全劑量為 0.0003 - 0.001 劑毫克/人體公斤，LSD 的危險性顯然不在於它的毒性，而在它無法預估的迷幻效果。隨後的故事其實就是一種藥物上市前的步驟，一篇篇實驗報告充實著 LSD 的履歷，1947年，Werner A. Stoll 開始進行人體實驗，發覺效果與梅斯克林相同，歐洲人大部份用在進行團體交談談話時的治療，或者借用 LSD 的神奇效果，鼓勵病人畫畫來醫治內心記憶的苦楚，美國人則發展成一種類似宗教團體告解時擴伸心靈的藥物，彷彿 LSD 就是進入天啓的鑰匙。大體而言，在1960年代之前，LSD 用在醫療上的用途多半是在精神與心理治療過程中的輔助藥物。

所以有人說：LSD 是因頓世俗的耶穌。

墨西哥的基督耶穌

耶穌不止出生在瑞士。1956年，報紙上的一則消息引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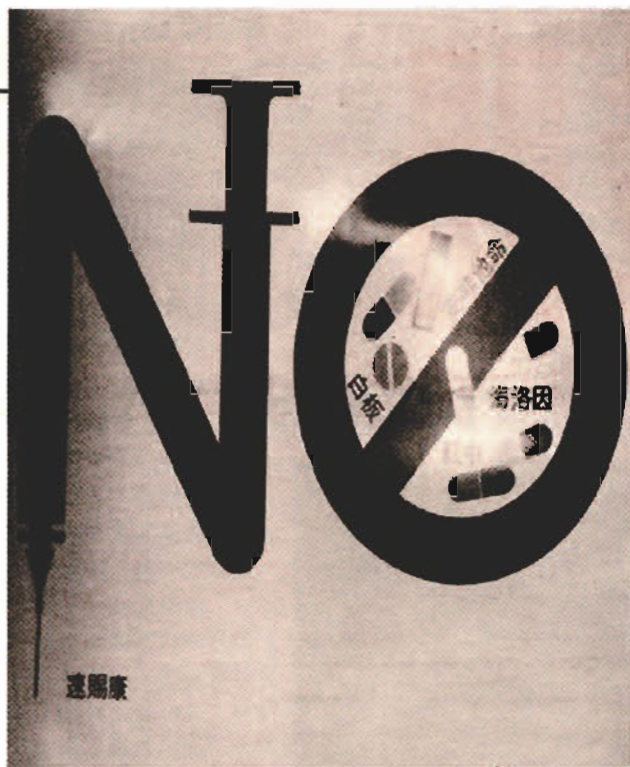
第二問：台灣目前有多少人使用藥品？其他國家呢？

據民國 82 年的統計，全國因吸毒販毒而定罪者有四萬多人，以一般估計吸毒人口與入罪比例而言，吸毒與販毒者全國約有二十萬人以上。其因吸毒而入獄者佔總數的 92%（其中有百分之十兼販毒，但換句話說，販毒被捉的比例少的可憐），從民國 72 年到 82 年止，所有因吸毒販毒而被判有罪者增加了六倍，小馬哥從金三角回來後，信誓旦旦的說：從 82 年到 85 年，約下降了 34%，青少年比例人數降幅達 53%（可是精確的統計數字只到民國 84 年）。

相對於這種刑法上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國家的統計方法，美國聯邦政府主導的家庭藥物濫用調查報告（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為最常引用的調查報告。這份每年一次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最近一年有三千至四千萬人使用非法藥品，單個月中有一千二百七十萬人用過非法藥品，於其中，一千萬為偶爾使用者，其餘二百七十萬為藥物依賴者。

但這些數據背後仍存在一些問題，因為此調查書的作業方式為調查人員以隨機電話抽樣的方式進行，這種調查方法所可能產生的問題如下：

這份調查只侷限於有電話的用藥者。很可能存在一些根本沒有電話的藥物依賴者。這份調查只侷限於接電話的用藥者。有更多沒接電話的族群，如出外尋找藥物者，奔波在路上的上班族、商人等。這份調查報告假設每位受訪者皆誠實作答。作業人員打電話給受調查住戶時通常只問：家中是否有人用藥？在這個用藥罰金越來越高、用藥隱私越來越不保的時代，期待受訪者以完全誠實的態度回答問題似乎十分不合邏輯。尤其是那些才用完藥不久、心虛的人，及知道使用非法藥物後果嚴重性的人們，更不可能誠實作答。因此這份報告顯示的並非用藥群眾數目，而是笨得誠實回答問題的群眾數目。



速賜康

其餘一些調查報告所顯示的數字往往二倍於聯邦政府主導的這份報告。種種統計數字上的不相稱只顯示了一個問題：因為藥物是不合法的，所有有關藥物的正確消息便難以獲得。

在荷蘭這偶毒品政策聰明地幾乎不可理解的國家，在將近一千五百萬人口裡，嚴重的毒癮者大約是一萬五千人、到二萬人之間。其中，大約有六千兩百人集中在阿姆斯特丹，而大約百分之三十的毒癮者，集中在在鹿特丹、海牙與烏特勒克（Utrecht），幾個大城市裡。而其他的，則是散佈在其他六十個城鎮裡。不過，在阿姆斯特丹市裡，關於毒癮的問題，是和其他都市不太一樣的，例如，在這些海洛英的毒癮者裡，大約有 1500 人，是來自於蘇利南（Surinam，南美圭亞那的一個共和國，本來是荷蘭的殖民地），或是北非的摩洛哥。而大約 2500 人，是來自歐陸的其他國家，主要是德國和義大利。

你有發現有何不對嗎？沒錯，你一定沒發現。在荷蘭這個毒品的天堂裡，所謂的「吸毒犯」遠低於向毒品宣戰的台灣。

第三問：有多少人真正慘死在藥物之下？

對不起，台灣似乎沒有明確的資料，若以美國為例，以下數據來源於 NIDA 專題調查論文（NIDA Research monographs）在典型的一年中：

菸草：大約三十九萬人。酒精：大約八萬人。二手菸：大約五萬人。古柯鹼：大約二千二百人。海洛因：大約二千人。阿斯匹靈：大約二千人。大麻：零。在美國歷史上亦找不出因大麻致死的例子。其餘非法藥物：一年約四千五百餘起，總數約在酒精及吸菸致死總數量百分之十上下。

以上數據顯示，每年吸菸致死人數高於過去一世紀中，所有非法藥物致死人口數總和。

第四問：何種非法藥物造成最大醫藥負擔？

菸草及酒精無疑為最大醫藥負擔之首。一些權威學者估計美國境內醫藥費用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使用於酒精及相關事物上。



◀圖中斜線部份為古柯鹼種植區；點狀部份為古柯鹼提煉區。
摘自 NACLA 1989.3.P.34

文 / 舒詩偉

我愛咖啡、我愛「草」

很久以前有個人曾說過：歷史總是不斷的在重演，只不過第一次演的是喜劇，第二次則是悲劇。可是在台灣，不論歷史怎麼演，我總覺得「美學」還是弱了些，於是看來看去，只看到一堆鬧劇。——猴子

記得以前在紐約唸書，學校就在曼哈坦「格口」林伊治村。有時在圖書館中坐累了，就會跑出來附近咖啡店買杯「卡布基諾」，然後到「華盛頓廣場」坐坐。

廣場邊有個大拱門，拱門上去就是第五大道起點；路兩邊有許多紅磚房，有不少「俱樂部」。廣場中有座大水池，有時噴水有時不噴，但不論如何，我大致知道在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有許多「赤色分子」、社運「流氓」、各國流亡人士、

激進的騷人墨客、反戰人士……都曾在廣場附近演出沒沒或辦活動；當然，來來去去更多的是遊民、嬉皮、同性戀者、街頭賣唱者、賣藥/用藥者、下棋人、遛狗的……

廣場無所不包，不論主流或非主流，而各種「異類性」人物或活動在這兒也都找得到一席之地。只要不是天寒地凍，永遠都會有一群群的人依自己活動（或無所事事）的特性，有意無意的劃出自己動作的區域。

第五問：何種藥物最易上癮？

這個問題的答案因藥品及使用者不同而有差異。美國國家藥物濫用學會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的傑克·海寧菲爾德博士 (Dr. Jack E. Henningfield) 及三藩市加州大學的尼爾·班諾維茲博士 (Dr. Neal J. Benowitz) 就藥物上癮定義以心理活動的情況概分為五類：

1. 退化性 (Withdrawal)：停止使用藥物後產生退縮癱瘓的嚴重程度。
2. 強迫性 (Reinforcement)：藥物使用者產生一再用藥的慾望強烈與否。
3. 耐藥力 (Tolerance)：為產生相同藥效，用藥者須每次增加用量多寡。
4. 依賴度 (Dependence)：戒除此藥之難易度及因用此藥上癮人數多寡。
5. 迷幻度 (Intoxication)：某藥物在典型用量時所產生的迷幻程度強烈與否。

下表依五類程度強弱評斷每種藥物，程度分為六級。第一級為最具易上癮性毒品，上癮性隨級數增加而遞減，兩表相較之下可發現結果大同小異。



海明威爾德評估表

藥品	退化性	強迫性	耐藥力	依賴度	迷幻度
尼古丁	3	4	2	1	5
海洛因	2	2	1	2	2
古柯鹼	4	1	4	3	3
酒精	1	3	3	4	1
咖啡因	5	6	5	5	6
大麻	6	5	6	6	4

班諾維茲評估表

藥品	退化性	強迫性	耐藥力	依賴度	迷幻度
尼古丁	3	4	4	1	6
海洛因	2	2	2	2	2
古柯鹼	3	1	1	3	3
酒精	1	3	4	4	1
咖啡因	4	5	3	5	5
大麻	5	6	5	6	4

第六問：非法藥品是否易引起暴力犯罪？

大多數研究此問題的權威學者們一致認為，絕大多數與藥物有關的犯罪肇因於藥物的禁止或管制，而非藥物本身。它與酒精解禁前後的情況類似，酒精解禁前暴力犯罪及其組織有增加趨勢，在酒精解禁的同一年，暴力犯罪率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

每年美國有二萬五千位殺人犯。在紐約市針對殺人犯吸食快克 (crack) 後作行為研究之結果發現，

四百一十四人中有三人 (低於一個百分點) 因藥物影響出現殺人慾望，且三人中有二人並不具主動攻擊性，也就是說，當有人侵犯這位陶醉在快克中的殺人犯時，才可能遭其反制致死。

另外，傑夫瑞洛斯在其書「影響心理藥物及犯罪」(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Violence) 中提供的三點看法，可作為回答此問題之參考。

1. 在所有藥物中，只有酒精一類的使用量與攻擊性之間的正比關係獲得證實。在大量使用安非他命、古柯鹼、LSD 或 PCP 後，某些用藥者可能經歷暴力式的發洩過程，但這與用藥前的心理不正常狀態可能有關。快克因藥效直入腦部，醫藥上的反應尚待進一步研究。

2. 酒精與暴力間的關係並非純粹的藥物影響行為，而是透過某些預期，如某些場合下大量喝酒使產生暴力舉動，或青少年狂歡飲宴之後滋事打架等行為模式產生。

3. 非法藥品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多存在於市場及買賣糾紛上。如：敵對零售商之間的爭議，買賣雙方的爭吵，搶劫，為提高毒品價錢之不法手段，及非法藥品市場與其周圍社區、團體之社會及經濟上的互動等等。

第七問：以現行方式，這場反毒大戰有無獲勝希望？

如果以下幾點得以實現，戰爭的勝利便指日可待：

1. 能夠制止所有國家製造毒品，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ABC 電視新聞網記者彼得·傑寧斯 (Peter Jennings) 對美國在玻利維亞的反毒作戰作了一個名為「古柯鹼戰後，玻利維亞受挫記」(The Cocaine War, Lost in Bolivia) 的特別報導。之前，布希內閣曾表示這是一場在南美洲最有希望凱旋而歸的戰役。但記者在電視上斬釘截鐵地陳述，這場戰役已徹底失敗。根據聯邦政府的估計，美國境內非法藥品作物中有百分之一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在最好的情況下，美國與其他國政府合作，才斷定這百分之一的來源，卻讓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在美國市場上有更大、更自由的流動空間。即使美國真的使南美洲停止種植非法作物，大多數的南美國家將因此面臨嚴重的經濟崩潰。因此禁止其他國家生產非法藥品作物根本不可能。



◀製古柯白膏的勞動者徹夜工作以迴避警方搜察。
攝影 S. Rickey Rogers

可是像古柯鹼或安非他命等盛行的現象，會讓我想到三百年前，那些多已成我們日常用品的咖啡、巧克力、茶、蔗糖、菸草以及海洛英等在歐洲也同樣盛行的歷史。

這些物品大都對人體有興奮、刺激作用，用後也會為人帶來「奇妙的感受」。只是我們如果從社會、歷史的，而非從醫學、道德的角度來看，有二點現象倒是十分有趣：這些原本非歐洲土產的物品，竟然會從十七世紀末開始在歐洲新冒出的族群：勞工階級中廣為流傳；這些同樣具興奮性物品，有些如：菸草、咖啡、茶等到後來竟然變成「食品」，另有些如鴉片、海洛因、古柯鹼等反給打為「毒品」。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我也很清楚！只要有人，就一定會在空氣中嗅到「大麻菸」與酒的味道；只要有活動，就必然會聽到暗語在叫賣各種「藥品」的聲音……

而我也仍不清楚！廣場上的數百隻鴿子在紐約這大都會中，日日靠著人們吃剩的可樂、咖啡、漢堡、茶、菸蒂以及各種「藥物」的氣味

為生，牠們「有癮」嗎？

× × × ——— × × × ———

「毒品」在美國、在台灣、在全世界據說目前都很「氾濫」，據說「上癮」的人 (不論製造者、行銷者或消費者) 也很多；尤其是對這十幾、二十多年來的「新寵」：由古柯樹提煉的古柯鹼或安非他命等合成藥物。

2. 完全阻止邊境交易。以目前已有各項統計數字及一九九〇年為美國聯合會計部門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所主導的一項調查整體來看，禁止邊境貿易是一個昂貴的錯誤，不但浪費錢，而且即使投入再多的金錢，也不能使情況更好。

一九八八年美國紐約聯邦檢查官史特林·強森 (Stirling Johnson) 估計，即使目前非法作物生產總量不增加，美國至少必須增加警方人手至百分之一千四百才能在目前的毒品市場引起衝擊。目前聯邦政府握有的各項資料都顯示，阻止他國種植非法藥品作物，杜絕邊境走私，甚或減少透過邊境流入美國市場的非法藥品數量皆不可能。

3. 美國能停止非法藥品交易。美國境內有多少非法藥品零售商？答案為所有的用藥者皆是。根據美國法律，不論獲得利潤與否，只要將非法藥品傳到下一個用藥者手中，便是非法藥品交易。因此，只要你在演唱會上將一支大麻菸傳到下一個人手中，你就是毒品零售商。依以嚴格定義，總數約一千二百萬到四千萬之間。

若只以獲得利潤及具有長期販賣非法藥品經驗等特點來估計，總數也在

一千萬以上。這個數量對美國目前已人滿為患的監獄而言，幾乎不可能承擔。聯邦政府已因監獄爆滿下令二十四個州釋放犯人。

在非法藥品零售商不增加的假設下，若強行逮捕這些零售商，監獄中每個單位至少須增加五個床位。

一九九二年九月，洛杉磯郡郡長雪爾門·布拉克 (Sherman Blrck) 宣布釋放四千多名犯人，總數為總監獄人口數百分之二十，原因就在於監獄中沒有空間收留犯人，也沒有餘錢再建新獄。以目前情況而言，只要有一人入獄，即有一人被釋放。雖然目前毒品的政策已盡其可能的嚴格，但未必解決任何問題，反而，雷厲風行的嚴刑峻法損失了一大筆錢，甚至比放任非法藥品自生自滅花費更多。

第九問：逮捕一位毒販，並入獄，需多少錢？

大約估計四十五萬美元，使用方式如下：逮捕到起訴、定罪，十五萬美元；每位犯額外的床位因轄區不同須花費五萬至十五萬美元；犯人所住寢室每年花費三萬美元，判刑五年以下每年增加十五萬美元。同樣，四十五萬美元可使二百位國民獲得治療式接受教育。除此之外，一人入獄相關福利消極性花費消耗十五美元，但若用於治療及教育上則可積極性地節省五美元。

第八問：有幾百萬人必須坐牢？

目前全美各州及聯邦監獄中至少有一百五十萬名犯人。如前所述其中二十四州已由聯邦法庭下令釋放犯人解決監獄過度擁擠的窘況。自一九二六到一九七〇年間，監獄犯人數量並無多大改變。但自尼克森的掃毒政策實施起，繼之雷根、布希時代的變本加厲，使得監獄人口數激增。

若以保守估計美國境內有三千至四千萬人使用非法藥品，並將其全部逮捕入獄，則需新建足以容納加州、亞利桑納州、新墨西哥州等各州人數總和的監獄。每位犯人以平均牢獄五年計，加上逮捕、司法程序所需費用，共計一百五十億美元。此數為聯邦政府每年年度預算的十倍。此數尚不包括若犯人為工作壯年市民、商業、稅務上的損失。

以現行的法律，究竟有多少人應被捕入獄？大多數相關官員都無法具體提出數據。根據麥可·列門 (Michael Levine) DEA 之前高層官員估計，除去目前已入獄的犯人，街上還有二百七十萬重癮或有長期用藥習慣的人應被捕。依此數，目前監獄容量都該再加大三倍。而這份估計不包括只在周末狂歡或社交場合臨時興起的用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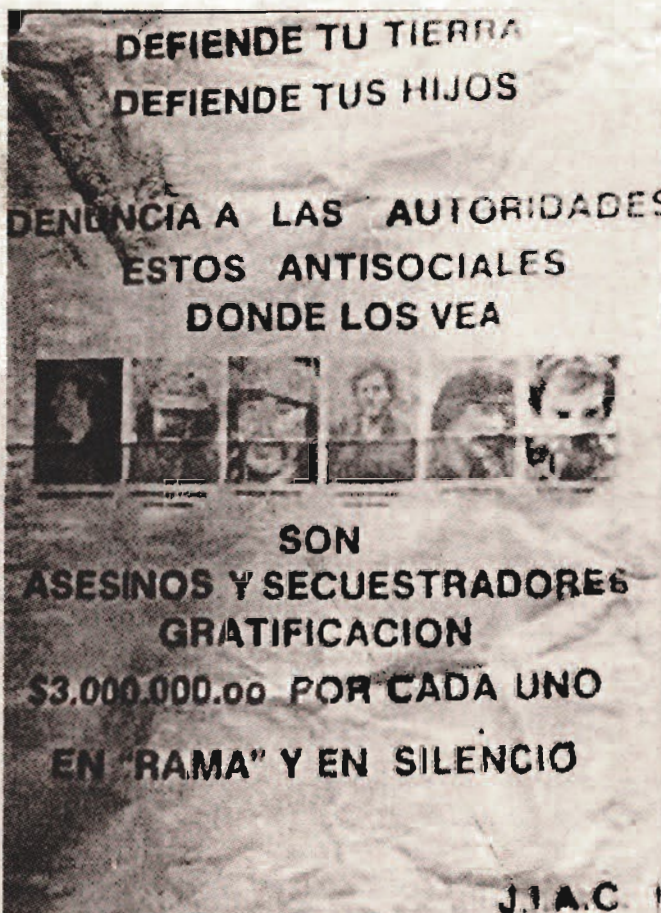
第十問：目前毒品政策為黑人社區帶來的影響為何？

目前全美四分之一的黑人青少年不是在獄中，就是在假釋中。這些青少年大多數以非暴力性與毒品有關罪名逮捕。

在華盛頓特區，所謂布希的行政模範市中，有一半以上的黑人在獄中或假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有被捕紀錄。在其他地區如巴爾的摩、紐約、新紐澤西、佛羅里達等情形亦同。

三分之二中學教育程度之黑人男性在三十歲前會面臨死亡、殘廢、或入獄等事件。其中大多數入獄皆因涉嫌違反毒品法律。三分之一大專程度以上之黑人男性有入獄紀錄。

長此以往到公元二千年時，全美將有一半黑人因涉及與毒品有關非暴力性犯罪入獄。大多數入獄的黑人在數年後重獲自由，但入獄紀錄將使這些黑人籠罩在終生失業的陰影中。



◀在哥倫比亞「卡利」的死亡隊懸賞海報：追捕當地進步性活動份子與游擊隊。攝影 Judi Henriquez

× × × ——— × × × ———

歐洲本來也並沒有這些玩藝兒的，至少它許多「文明」知識與典章曾遠落後於許多地方：懂得「享受」咖啡的是中東一帶的人，明白茶的「講講」的是中國人，至於會享用巧克力或糖的則是北美、南美洲的原住民……，歐洲本來也沒流行什麼「異國情調」的物品，至於那些像：象牙、染料、香料、絲綢等奇珍貴品，上千年來只在少數的貴族、鉅富圈中流傳。

比較有趣的是歐洲自十五世紀末後開始向海外擴張發展；更有趣的是十六、十七世紀歐洲農村大量的人口被迫離開家園走向都市，投入工業生產，成為新興的現代產業勞工族群；至於比較無趣的是

在十七世紀末歐洲一些商人，大農場主、奴隸捕者、銀行家與官員發現那滿足、改變窮苦人生活的需求應比只取悅富人的口味有

更大的利益。不是這樣的嗎？加了糖的茶水當下就能解除人們的飢餓感；蔗糖能在短時間內為人體提供大量的卡路里。熱呼呼的一杯茶或咖啡可叫人在工廠中吃過冰冷的飯盒後有個溫暖的腸胃，可叫人在早上起不來，但又得上工的情況下振奮精神、增加生產力，可叫病人、營養不良的人、老人、小孩或工作過度的人精神上有些愉快與興奮。來一點點煙草，既可暫時止飢而不妨害生產，又可平定情緒。至於鴉片與海洛英？它們對人生理上的作用稍強、影響生產力，還是留給英屬「東印度公司」、要印度人種植、私運及到後來強銷硬賣給中國人好了；反正靠鴉片、海洛英賺來的錢也可用來償付由中國出口的茶葉。

第十一問：台灣毒品政策與其他國家政策之比較

我國對待毒品比飛彈強硬許多，基本上是追隨者聯合國政策與美國雷根時代的「向毒品說不」的政策，如政府公告一般，在僅有的兩條法律之下，以刑法作為施行準則，然後在緝毒、拒毒、戒毒、等方面擬定紙上作業，所有的相關研究如《近年來煙毒犯罪實況之研究》、《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之研究》、《煙毒犯人性格特質、非理性信念與吸打品動機對其輔導策略影響之研究》、《少年濫用安非他命之研究》，在這些報告裡，我們缺乏社會學家、醫藥學家、衛生專家對毒品真正的「危險」作評估，而是單就已定之犯罪事實作表面觀察綜合整理。由於歐洲大聯盟成立之故，歐洲地區已開始形成共同一致的管理非法藥品政策。大多數國家採用法蘭克福協定（Frankfurt Auord）中以去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為基本概念的政策。這套方法先施行於荷蘭，後使用於英國，目前在二個國家內，成效卓著。我們可將毒品去罪化國家與為去罪化者的兩個嚴重非法藥品問題的城市作比較：

- 美國紐約**
1. 藥癮者面臨較大醫療問題
 2. 藥癮者 = 失業
 3. 藥癮者 = 罪犯
 4. 藥癮者的後代通常被帶離家庭，生活狀況堪憐
 5. 每年上千名嬰兒因母親用藥而遭受長久性傷害
 6. 百分之六十以靜脈注射方式使用藥品者患 AIDS，這群人亦成為散布 AIDS 之最大傳染源
 7. 每年因使用非法藥品死亡人數約四千餘人，目前仍有六十萬人因與藥品相關罪名遭警察逮捕入獄中。

- 英國利物浦**
1. 否
 2. 藥癮者仍有工作能力、工作職位且具納稅能力
 3. 藥癮者與罪犯間關連性甚弱
 4. 藥癮者仍與家人同在，後代多在小康、穩定的環境中成長
 5. 無因母親用藥而傷及嬰兒之報告
 6. 百分之一以同樣方式用藥者感染 AIDS，這群人並非最大傳染源
 7. 警方並不逮捕用藥者。由健康工作人員找出用藥者，提供免費諮詢、醫療、及教育。對於堅持用藥者，工作人員儘量將劑量控制在安全範圍內。

藥物政策法的立法。1992年，當時執政的保守黨，提出了一個「控制藥品藥材法」的法案，乃是要取代原先的「麻醉藥品管制法」、以及「食品與藥物法」的一部份。但是，這項法令在立法階段，便曾遭到許多藥物政策改革團體的反對，並且也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些團體之所以會積極地介入，主要是因為該項立法如果通過的話，將會使得一些行為，像是持有、流通、栽種、進口與出口某些特定的藥物，都會變成是不合法的、並且必須接受刑事上的懲處。因此，許多組織與專業人士，均對該項立法，提出強烈的質疑，但是，這些建議卻都沒有為當局所採納。而接下來，在參眾兩院所提出來的修正案，也同樣地保留了這種禁制的色彩，並且還增加了新的、關於藥物的罪項。

這種強勢、而全面封殺式的立法，使得長期以來，從事藥物政策改革的團體與人士，有感於必須要成立一個中立的團體，來推行藥物政策的改革，也才有了「加拿大藥物政策基金會」的誕生。

但是，這個團體的出現，雖然未必能夠對於加拿大的藥物政策的改革，能夠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至少，是個重要的制衡力量。例如，對於1994年，加拿大政府所提出的藥物政策法案，這些民間團體與加拿大藥物政策基金會，在立法過程中，便積極地運作，以對抗加拿大政府，強勢而保守的藥物管理態度。

這個1994年的法案，其實與1992年保守黨所提的法案，幾乎是如出一轍的。1992年所提出的立法，雖然在執政黨的強勢作風下通過了，但是，隨著保守黨下台，這個法令也就隨之消失，而從來沒有真的被執行過。然而，雖然自由黨贏得了1993年的聯邦大選，卻在1994年初，提出了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藥物法案出來。這個法案的名稱是「控制藥品藥材法」，也稱為C-7法案。這個法案已經在1995年的10月30日，由眾議院通過了，正要送往參議院，如果參議院也通過了這項法案，則這項法案將由國會公告，成為正式的法律。而在那之前，先前的「麻醉藥物控制法」與「食物與藥物法」，依然有其法律效力。

這個已經在眾議院通過三讀的法案，非但沒有納入這些改革團體的意見，甚至還強化了許多在加拿大現行藥物法令與政策中，最為糟糕的部份。同時，這個法案也忽略了，在其他國家裡所發展出來的，以非犯罪性的選擇，來減少藥物所帶來之傷害的可能性。

雖然許多不同的團體，對於在眾議院裡，審查C-7法案的委員會，表達了他們對於這項法案的反對聲浪，但是，在眾議院通過這項法案之前，整個法案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而這項由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幾乎完全地保留了原先提案中，關於「禁制」的部份——也就是以刑法來處理藥物使用的問題。

這個法案現在需要參議院的同意。因此，在參議院的立法與憲政委員會，將要召開進一步的聽證會。這同時也使得改革團體，有第二次機會將他們的意見，傳達給政府部門。聽證會從12月4日開始，首先是針對政府部門官員，接下來則是一些公眾的利益團體，也包括了加拿大藥物政策基金會。



除此之外，民間組織對於反毒戰爭的影響非常大，在破週報第26期所報導的荷蘭安全屋計畫是明顯的例子。舉加拿大的例子好了，長期以來，在加拿大從事藥物政策與法令之改革的團體與專業人士，咸有感於在現存的專業組織中，即使是宣稱最為「中立」的團體，都和政府機構太過貼近了，因此，加拿大實需要有一個獨立的機構，能夠來倡議藥物政策議題的討論與改革。並且，能夠提供一個場域，讓有志於藥物政策改革者，進行對話。同時，這樣的團體與機構，應該要成為一個使得不同觀點可以彼此分享，並且能夠與政府部門、社會大眾、其他社團組織與媒體，進行重要的藥物政策議題討論的有效機制。此外，最重要的是，在有需要的時候，應該要能夠對加拿大的藥物法令與政策，提出建議，使其更有效率與人性化。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的，一個由一群在加拿大藥物政策方面，居於領導地位之專家，所創立的「加拿大藥物政策基金會」，在1993年成立了。這個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創始的成員包括了心理學家、藥物學家、律師、衛生政策倡議者與公共政策研究者等等。該基金會的經費完全來自於會員，以及林得史密斯中心(Lindsmith Center)的慷慨捐助。

然而，事實上，促使這個基金會的成立，乃是肇因於加拿大政府，在1992年的

一切都很有趣，而在歐洲愈工業化，愈都市化的發展下，咖啡、蔗糖、茶、巧克力、菸草、甚至鴉片與海洛英的入口也隨之巨增。全球給統一起來了，有的地區（歐洲、以及後來的北美洲）拼命的消費一些具興奮、刺激成分的食用物品，有的地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則拼命的生產、製造這些物品；有些公司、政府或銀行則在其中忙著運輸、做交易、抽稅與收錢。

這是一種新型的世界性分工，首先是由那奪到全球海上霸權的英國所開創出來。而在這種全球統一、國際分工的形勢下，世界各地也因此有了「相對的主體性」。較弱勢、做為殖民地的地區被迫成為消費原料、物品的生產輸出地，原本農民集體共有、賴以維生的田地、樹林，變成莊園主，企業集團私人的、專為外銷而生產單一「經濟性作物」的農場，大量土地的開發造成生態改變、聚落解體，以及大量農民流離失所。另一方面，

做為強勢的，殖民母國的地區也被迫成為輸入地，藉著輸入各種刺激性食品來多少安撫那因惡劣工作條件與作息狀況而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勞動者，來改變其飲食、消費習慣，來穩定那時時都有可能爆炸的一種新奇怪異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而咖啡、茶、菸草等原本只屬歐洲「上流社會」少數人使用的稀有「草藥品」，也逐漸「非自然的」演變成一般民生的「食品」或「精神糧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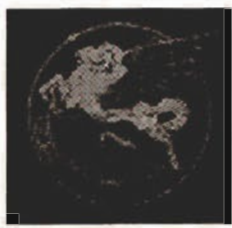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為什麼這些多多少少皆具刺激、興奮作用的物品，到後來有些如：鴉片、海洛英以及新近的古柯鹼、安非他命等給打為「禁藥」或給送頂黑帽子：「毒品」，而另一些如：蔗糖、咖啡等則給定為「食品」或尊為「生活的情調」？

之所以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地位，我們如稍

加「打聽」、「追究」或用較具學術味的字眼：「考察」一下，答案就不只在空中飄蕩。

事實上，目前在這些不論叫做「食品」、「情調」或叫做什麼「禁藥」、「毒品」一堆東西的上空，有兩個，兩個不斷在徘徊的幽靈。一個幽靈叫做「現代國家式的政府」，另一個則可稱為「大型跨國資本企業集團」。它們是隨著歐洲工業化生產出來的雙生子女。這一對雙胞胎的關係也很有趣！有時兩者會「亂倫」而擁抱為一體，有時則相互「提攜」……但不管關係如何，比較倒楣的還是大多數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依賴性邊陲社會中工業、農業、服務等勞動者；而這兩個「幽靈」則較關心其轄屬下的男女勞動力是否能不斷的保持「健康」，但又能興奮的不致中斷，或反而增加生產。

在去年 10 月 30 日，針對 C-7 法案所進行的三讀辯論時，加拿大政府提出了處理藥物政策之兩個新的方案。首先，他們將會提出一些工作計畫與人員，針對 C-7 法案上，所排定的藥物表列，進行檢討。因為，在這個法案中，許多藥物被列入不同的表列裡，例如像大麻，便分別被列在表 2、7、8 上頭，以此來決定究竟使用何種藥物、如何使用（例如「持有大麻」），必須被處罰，以及，處罰的強度。第二項聲明則是，衛生部長同意參議院中，常設的衛生委員會，必須對加拿大的藥物政策，做全面性的檢討。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來，加拿大政府對於藥物管理的政策方向，一直相當強硬，不僅較少接納各方的意見，也少參酌其他國家的經驗與作法，僅僅是堅持著強制的管制方式。但是，由於相關民間團體與組織的努力，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開始必須提出某些妥協，例如前述的對於法案內容與罪責量刑的再檢討；以及同意對於加拿大先前的藥物政策，進行一個全盤的檢討。而事實上，這個檢討，對於這些積極從事於藥物政策改革的團體來說，將會是使加拿大社會，有一個重新思考加拿大的藥物政策與法令的機會。



第十二問：毒品天堂的荷蘭呢？

阿姆斯特丹，就像其他的大都會一樣，有著城市景象的黑暗面，例如，在這裡，人們也面臨著所有藥物濫用所帶來的問題：犯罪率、偏差行為，以及藥物濫用所帶來的愛滋感染，對於公共衛生的威脅。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藥物政策，除了要減少藥物的販賣、對抗販毒所帶來的犯罪行為之外，以遏止藥物濫用問題的繼續惡化。透過更生計畫，以協助有毒品癮的人，能夠不再嗑藥。即使一時難以收效，至少必須減低毒品對於這些人，在心理與身體上的傷害，當然，減少愛滋病的感染，則是另一項重點工作項目。

對於荷蘭人、特別是阿姆斯特丹人的觀點來說，並不想像其他國家或城市一樣，採取強硬、武力遏止的手段，因為他們認為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他們傾向於採取「第三條路」：既不是全副武力地面對毒品問題，也不可能讓阿姆斯特丹變成吸毒者的天堂，而是要全方位地減少毒品，對於這個社會與吸毒者，所帶來的傷害。而隨著吸毒者的逐漸減少，愛滋感染的問題也沒有逐漸惡化來看，至少，問題已經在控制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藥物政策裡，可以分成兩個方向來說，一方面是對於毒品販賣犯罪行為的立法規範與執行，另一方面，則是採取預防性的、公共衛生與社會措施方面的執行。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有三個：

一、在地方與區域的尺度，應該有對於吸毒者相關醫療與社會設施的網絡。二、對於這類援助，應該具有高度的可及性。三、持續加強對於毒品癮者戒毒、更生計畫的推行。

事實上，一直到八十年代早期，阿姆斯特丹政府，對於吸毒者，基本上來說，是採取較寬貸的態度。1984 年

咖啡、糖與茶等物品在這方面沒什麼問題，它們不會立即叫人「語無倫次」、「頭昏」，反有「提神」效果，能加速勞工生產，提高利潤。

另一個劃分「食品」與「毒品」的原因，則是「正統的」資本家企業集團以及國家政府無法由生產、銷售海洛因、古柯鹼等人或集團的手中爭到利益或抽稅。有些如安非他命、古柯鹼生產、銷售的地盤與網路已給一些「地下」或「非正式」集團把持，就那跨國的菸草、咖啡等企業而言，它們在替自己已「合法的」「食品」盡力宣傳與打開更大的如：亞洲新中產階級、新新人類等新市場，在一時無法插入這些新「商品」一腳、搶奪分占一些大餅的同時，也擔心這些新「商品」會分奪或取代自己既有的地盤，而將之轉為「毒品」。政府則因無法由其「暗中的」製造、販售中插手管理與抽稅。一個巨大的「非正式部門」，一個會威脅及自己集團利益的新的可能的替代品，對具「合法暴力」的政府與具「合法掠奪」的大型資本企業集團都是種「不穩定的因素」。

，在高度的政治共識情況下，出現了新的藥物政策。這個政策方向，主要有下述的特性。

一、警方、社會工作，和公共衛生機構，與社區中心，必須彼此整合、形成一個總體性之藥物政策。而市政府應該負責這個整合性的工作。二、藥物濫用必須有預防性的措施，例如不讓國外的毒癮者進入荷蘭（特別是阿姆斯特丹市），並且主動出擊，以抑止販毒、以及其他有關的犯罪行為。三、在城市的特定地點中，因為毒癮者的犯罪非法行為，而形成的危險地區，應該被逐漸控制減少。甚至，應該限制這些人在特定的時間裡，不能繼續出沒、聚集在這些特定的地點。四、為了要能夠有效地、更為廣泛地掌握毒癮者的情況，並且建立一個通報管制的體系，因此，必須對海洛英問題的特質與各個層面，有全盤性的總覽。五、不管這些吸毒者，是自己不願意、或者是難以停止嗑藥的習慣，為了要減少這些吸毒者，以及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因此，社會與醫療衛生機構，必須要協助這些毒癮者。六、誘發、鼓勵這些吸毒者戒除毒品，並且接受戒毒的更生計畫，並且，致力於使他們能夠再次地回歸社會的正軌。七從 1984 年以來，另一股重要的協助力量，則是對於愛滋病感染的篩檢。也就是說，所有的藥物政策，都必須包含這項工作。在這些政策工作中，以美沙酮（methadone）治療海洛英毒癮，以及對於愛滋病毒的篩檢，是藥物政策的核心。

那麼，究竟荷蘭的藥物政策，究竟發揮作用到什麼程度？一些數字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答案。在阿姆斯特丹，社會工作者，與公共衛生機構，跟百分之八十五的毒癮者，保持聯繫。而毒癮者的 HIV 呈陽性反應，與 B 型肝炎的感染率，要比歐洲和北美的其他城市低得多。而和許多其他城市與國家相比，許多嚴重的犯罪，並不是由吸毒者所帶來的。特別是這幾年來，停止嗑藥、接受治療的人越來越多，吸毒者的數量也逐漸下降，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吸毒者比例更是越來越多。不過，換句話說，現有的毒癮者，也有年齡逐漸高層化的趨勢，而這群人可能是既有社會工作與公共衛生機構，較難以掌握的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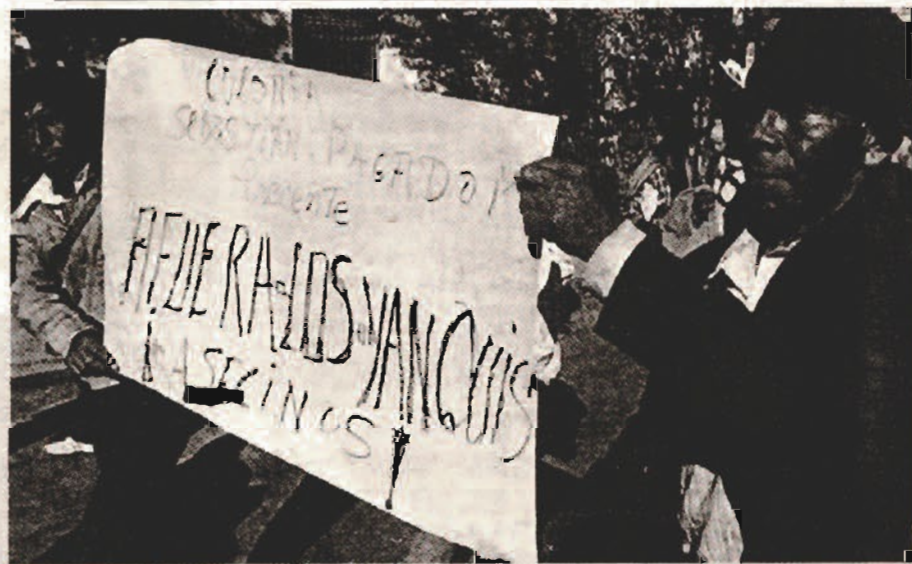
	項目	原本預算	減至	省下
直接：	法律執行	13,230	3,300	9,903
	禁止交易花費	2,200	0	2,200
	國際反毒	768	384	384
間接：	毒品犯罪相關警力	399	40	359
	政府委託民間反毒機構花費	69	17	52
	犯罪受害者監禁	842 / 4434	210 / 887	632 / 3547
	犯罪事業	13,976	2,679	11,297
				小計 28,374

節省預防研究及服務
保守估計 3,572

節省治療研究及服務
保守估計 2,802

小計 22,000

藥物稅 15,000
3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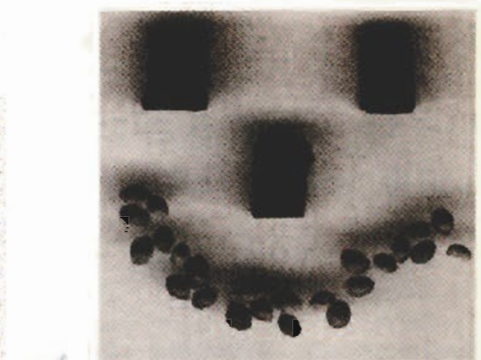


◀玻里維亞卡帕爾古柯民協會抗議美國「藥物強制局」人員向群眾開火造成杜那里莊大屠殺，牌上寫著交出「楊基兇手！」。攝影 S. Riekey Rogers

因此，各種具興奮、刺激性的天然的、合成的物品，它們的命運主要不在由其「藥性」，而是由人類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地區的權力關係所決定出來；也因此，人世間有了「食品」與「毒品」之分。

× × × ——— × × × ———

安非他命、咖啡、西洋茶、洋煙、洋酒等在台灣近年來也很流行，尤其在美國大企業要求美國政府強要亞洲地區開放門戶，用誘人的廣告宣傳吸引我們的年輕人與新中產階級之後。



第十三問：如何處理目前的藥物問題？

目前只有破週報傾向於支持前所述的「去犯罪化」之作法，不要再把使用非法藥品當作犯罪行為的處理方式，可能提供另外一條出路。

第十四問：合法化須更多費用，亦或能節省經費？

台灣實在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在此仍以美國為例，根據最新一份聯邦政府所做的調查分析顯示，將目前非法藥品合法化將每年至少可得淨利三百七十億美元，這份數字仍屬保守估計。以下將列出此調查報告。此報告由西塞多爾·維利士主導（Theodore R. Vallance），此人為國家心靈健康計劃機構（The Branch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之前主席，這份報告在他的主導下已進行多年，後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中發表

以下以百萬為單位

我們痛恨這種做法，而且對台灣官方對美國的軟弱的，以致造成與美國大煙、酒廠商合謀的結果表示憤怒之餘，也對官方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毒」宣傳與動作，覺得可笑。

台灣有許多的「毒」的確要「反」，如：政客選前的濫開支票，保羅龍的氾濫等等；只是，有時我也在想：我們百姓在了解「食品」、「毒品」的歷史發展脈絡後，能否把那替「毒品」、「食品」的分類與定位的權力重新由跨國企業與一些政府的手中爭奪回來？畢竟，生活、生命是我們的，而他們只想賺錢，只想...



破週報

讀者意見回函

第二十九期

而這從這份回函開始，我們將不是少數
一個充滿生命的、青年的、自發的文化經驗產生的可能
除主流媒體政治社會文化勢力的經驗操弄外
它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可能，
這不只是一份新刊物，

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性別：
住址：
電話：
教育程度：研究所 大專 高中 其他
職業：公 教 商 學生 傳播 創作 自由 其他

您對本期內容的意見：

文字方面：

圖片方面：

編排方式：

本周專題：

您對本刊外觀的意見：

封面設計：

紙張：

是否需要裝訂：

其他意見：

您會建議破週報發展網路版或改為月刊嗎？建議價位？

您覺得目前本刊的價位：(太高 合理 偏低)

您認為本刊是否有必要增張：(是 否 無所謂)

您期待在那裡可以買到本刊(書店 報攤 便利商店 其他)

您希望破週報舉辦那些相關性質的活動：

您在哪裡買到破週報 _____

如果 你還有話要說：

請介紹「它」給你的朋友，
寫下他她的姓名住址，寄回意見函
我們將贈兩期的破週報給他 / 她和您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最後，誠摯地謝謝您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2 2 8 3 2 9 5	
戶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郵寄	寄 姓名	
	通 訊 處	(郵遞區號) □ □ □
	電 話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2 2 8 3 2 9 5	
戶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郵寄	寄 姓名	
	通 訊 處	(郵遞區號) □ □ □
	電 話	

主管：

經辦員：

虛線內補機器印
證用請勿填寫。

交易：0501現金存款 0502現金存款(無收據)
代號 0503票據存款 0505大宗存款

本聯由郵局劃撥處存查
200,000張(100張)245×130mm
(80P. 橫)(上亞) 保管五年

破

我們在島嶼的中心爆發

黏貼處

- 試刊號 -- 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
- 第一期 -- 墮胎的一百種態度
- 第二期 -- 夏娃的藝術
- 第三期 -- 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
- 第四期 -- 好玩女人
- 第五期 -- 學生萬歲
- 第六期 -- 美體帝國與瘦身子民
- 第七期 -- 竊道橫行
- 第八期 -- 反嫖穢行動
- 第九期 -- 連眾顛覆
- 第十期 -- 當代傳奇
- 第十一期 -- 北京搖滾世代
- 第十二期 -- 一起來革命
- 第十三期 -- 美國獨立廠牌四十年
- 第十四期 -- 愛滋紀念被單
- 第十五期 -- 愛滋人權步難行
- 第十六期 -- 人間十年世代誌異
- 第十七期 -- 人間十年走入人間
- 第十八期 -- 算帳交響曲
- 第十九期 -- 小心反控台大黑函事件
- 第二十期 -- 姊妹們春天的逢場作戲
- 第二十一期 -- ROXY 凌威商行台北版圖
- 第二十二期 -- 黑名單工作室搖籃曲
- 第二十三期 -- 亞洲的吶喊民衆戲劇
- 第二十四期 -- 瑞士噪音台灣南管的交互實驗
- 第二十五期 -- 顛覆啥? 香港黑鳥全台行動
- 第二十六期 -- 反反毒藥物必修課
- 第二十七期 -- 反反毒藥物護照 / 電影白化症
- 第二十八期 -- SEX PISTOLS 老叛客回巢 / 反反毒藥物史

郵票 DIY

住址

姓名

破週報 編輯部收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溝子口) 台灣立報社

請延虛線剪下 黏貼後寄回即贈破週報兩期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或本存款單已經受理郵局寄出者，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欄	訂戶姓名: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H)	(O)
	送報地址:	
	訂報日期: 年 月 日	
<input type="checkbox"/> 半年 (25期) 八百七十五元 <input type="checkbox"/> 一年 (51期) 一千七百八十五元 從第 期 到第 期		
購買十期以上破週報，每期特價 30 元， 過期零售每期 40 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宜為限 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閱讀《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男色」文學論述

豚小屋

文/紀大偉

日前周華山在女書店演講時，有聽眾發問：周華山總是援引西方理論，而且他又來自親近中國（而不是台灣）的香港，那麼他對身在台灣的聽眾發言，有什麼樣的意義？從該聽眾的話語之中，可以聽出「模仿的焦慮」：同志理論來自西方（而且是狹義的英美兩國），直接挪用來說台灣現境，是否有些不對勁？在英美具有深厚意涵的「lesbian, gay, bi, queer」等字在台灣使用，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只不過模仿了」英美理論？可不可以找出我們「自己的」同志理論？

有人努力另闢蹊徑，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溯源，於是我們在耳聞莎弗、蘇格拉底的韻事時，也同時聽見《品花寶鑑》等等。可是，剛才那位聽眾的問題正還有第二個關卡：她不只懷疑西方同志理論對台灣的意義，她也懷疑中國同志文化在本地的挪讀。《品花寶鑑》有什麼親近我們的地方呢？模仿的焦慮更加重了：我們的「本質」在哪裡？

直向外取經而難以內求的苦處，的確是難題。

現在全台灣好像人人都講同性戀了，西文書店 Routledge 的英文同志理論書好幾排而且推陳出新，可是台灣自產的同志研究成果卻屈指可數。可是，「模仿的焦慮」可以鼓勵反省、刺激論述生產，但沒有必要導至自責絕望——

閱讀 Routledge 以及《品花寶鑑》仍然可喜，從迂迴的模仿中可以得到養分。這種滋養可以在不同的脈絡間搭橋，使對話更為豐富。「模仿」不是罪惡，誰敢說自己是空前的「原版」呢？

也因此，《重審品花寶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出現仍然讓人眼睛一亮——雖說本地讀者和「中國古


典文學」之間的距離仍不免尷尬。作者康正果在書中呈現一章〈男色面面觀〉，厚厚的一疊可說是難得的中國男同性戀古典文學的評介。作者蒐羅了前秦以至清代的「男色」名典（嘿：「男色」加上引號的理由，稍後再議），洋洋大觀，具有參考和「奇觀」（恕我如是說——恐怕作者本人就把持寬奇心態）的價值。這一章的好處不只是大觀園的遊憩功能，而還有作者就每一引述文本提出批評分析，刺激思索與「性」交錯的多種面向，如階級。（不過作者「客觀的正義感」也真讓人氣絕。）

此書作者即深具「模仿的焦慮」。此章初始，作者提醒讀者（或是提醒作者自己），同性戀之名以及行為都是來自西方的，和中國固有的「男色」文化不大相同，因此作者主張「談到這種反常的性行為，首先應將它置於古代社會的權力關係中審視」。至此除了可見作者對於男同性戀的不善，也可發現貫穿全章的兩點特色：(1)重視「文化語境」(context)的差異；(2)重視「權力關係」。結合這兩點去檢視許多膾炙人口的「男色」佳話，就可從中發現「性」絕不單純，糾葛重重，達至更複雜的「男色」閱讀。

比如說，在東周楚國盛行男風的文化語境，朝政變得男同性戀化了（朝臣以失戀的口吻指陳失勢的遭遇），男同性戀也成了宮廷政爭。屈原就是當時的產物；如果我們以當代的觀念去評斷屈原是不是gay，就不免削薄他在當時網絡中的曖昧位置。斷袖的故事誠然美麗，但那只是董賢以嬖臣身分參與宮廷鬥爭的冰山一角；餘桃的悲劇，才揭露出同性交歡之後的社會階級壓迫——這些故事並不如原先想像的一般平面化。又如李漁的〈男孟母〉，故事中男主人翁在心愛的男子死去之後，擔任母職養育對方的孩子，孩子功成名就之後他就成了受封的夫

「男色」的光譜





果的批判讀法，就像許多自詡客觀的閱讀一樣，充滿自以為正義的暴力。作者展現了另一種「模仿的焦慮」：就作者的觀察，同性戀是模仿異性戀的，而且同性戀男子模仿女人。康正果表示，「同性戀並無自己的正面價值和情感模式，只有通過比擬、戲仿異性戀才能賦與它本不具備的價值」（139）——作者以為異性戀是天生即有、絕不受懷疑的正版本質，而沒想到異性戀／同性戀都是建構出來的產品，異性戀的形成也是透過對於抽象理想的想像模仿。「古代的男風傳統基本上是男尊女卑的性別壓迫在男人內部的翻版，所有美化男風的言論都沒有確立任何顛覆等級制的價值，而且還在同性戀的關係中為年長者支配年幼者，富貴者凌辱貧賤者的合理性提供了感人的事例」（152）——「男風」傳統固然和性別壓迫有所交集，但更是另有或淳美或冶豔的樂趣；作者以社會公義之名全面質疑「男風」故事，反而像是拿正義感來打壓男同性戀。

作者又以為，「凡是女人在男人的世界裡經歷的事情，幾乎都被不倫不類地照搬到同性戀中被動一方的身上」（139），「只有尊貴者才有狎男色的特權，卑賤者只能像女人一樣為他提供色情的服務，充當被他玩賞的對象」（118）——作者似乎對社會不義表達了不滿，然而卻同時否定了女性和男同性戀者的可能價值：在作者的思維中，卑微者就像女人，而男同性戀是卑微的，這種固著的說法即強化了對女性和同性戀處境的詛咒。邊緣化的女性以及同性戀自有絕

處逢生之道，而非綁在一起，在井中等著論述的落石。作者相信僵定的「本質」，女人、男同性戀、卑微，都被說成具有不變的原相，相互通達；在這種邏輯中，被動者沒有快樂的可能，唯有男性插入者才会有出路。

在作者論述中，「男風」之中受困的男同性戀時時與女性類比，女性成為好用的工具——或許在作者的思維中，女性不可能是主體的。所以，「男風」這個詞不會受到質疑。（而我加上了「」）「男風」對仗了「女色」一詞，前者指的是（男）同性戀，後者指涉（男）異性戀——這分明暗示了一種不出場可是卻很有力的藏鏡人：男性主體。如果是女性主體，「男風」就成了女男交歡，「女色」則是女同性戀——可是這種可能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女性主體根本不受考慮。在目前的中國古典文學圖書館書架上，女同性戀文本以及女性當家的文本並不多，可是這種困窘未必導致打消女性主體的論述。作者口口聲聲反父權，為女性抱不平，可是卻沒把女人放在心上，而如此宣稱著：「在古代的男色文學中，作者與讀者幾乎全都站在主動一方的立場上，以欣賞女色眼光欣賞男色」（147）。在此，主動的作者和讀者可能包括女性嗎？女性的眼睛看不得「男色」？相似地，作者在為男同性戀伸張人權時，卻又時表鄙夷，認為「男風」是「骯髒國粹」（162）……。

拜託，給讀者一本資料同樣豐富，可是理念可愛的書本，好不好？

人——作者也認為李漁只突出契兄契弟之「情」，以「情」掩蓋了兩男關係之後的許多真相。

作者的歷史化閱讀方法，使得昔日故事在今日顯現出啟示，而這正是我們可以迂迴取擷的養分：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看見眼前的權力關係。然而，身為一位讀者的我，卻也閱讀作者在語境之中的權力角色。康正

書品之告別式專輯

前言

似乎為了迎接世紀末，近兩三年來，諸多曾引領風騷一時的梟雄英雄絡繹歸陰，文閥政閥相繼闔眼，其中有些被視為正居處於生命事業之高原，有些人們早忘記她／他們還活著，有些則常被視成長生不死。她／他們的死，有人感同親喪，有人無動於衷，有人暗自竊喜，還有人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誰。

登錄在同頁生死簿者如下：張愛玲、林耀德、邱妙津、錢新祖、牟宗三、張繼高、楊三郎、郎靜山、王浩（註一）、鮑林、史溫格、Eugene Wigner（註二）、李約瑟、費若本、George Canguihem、德勒茲、Emmanuel Levinas、瑪莎·葛蘭姆、賈曼、路易·馬盧、奇士勞斯基、芭哈絲、Eugene Iouesco、密特朗、Petra Kelly……等等。或許會有人突破時空成為萬世巨星，或許也有人沈寂多年後再度走紅，但絕大多數則即將成為僻藏圖書館的檔案，等著被遺忘，且如同張愛玲形容她顯赫先祖的那句話，「他們只好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然而，膚淺而失憶的台灣媒體，除了炒作具有商業價值的幾位外，若非草草帶過，便是置之不理。至於那些為祭奠祭的論者，大多不是牽拖關係來證明自己之位置關係，就是拘泥於死者為大的俗風，無法有真正清晰證明而多元的評議。於是，唐文標過世後引起的一波波褒貶攻訐，更令人矚目。《破週報》特為他們準備這一紙上葬禮，但限於能力篇幅，定有缺漏侷限，寄望讀者來鴻添補共哀之。

（註一）：他與洪謙、陳康是少數能活躍於西方哲壇的華裔學者，專攻數理邏輯。

（註二）：對美國冷戰時期軍事政策有相當影響力的匈牙利科學家之一員大將。

閱

讀

林

耀

德

胡丁尼

的

逃

逸

術



文／紀大偉

強

調創作的寶瓶時代降臨，然而很諷刺地，張愛玲、邱妙津以及雙魚座的林耀德都隨同雙魚時代逝去。其中，尤以林耀德的死最讓我震動。閱讀張愛玲和邱妙津對而言是「比較貼心的」，可是我卻可以「比較疏離的」去看她們——沒錯，張愛玲的陰性書寫出神入化、邱妙津的同志激情是魔咒漩渦——可是她們一直是以印刷品形式出現，不像曾經活生生活躍本地文藝圈的林耀德。這三名逝者中只有林耀德才有強大的POWER，他是個文壇PATRON——這個辭很難翻譯，大抵是「守護神、導師」之意。姑且稱之為「文壇霸主」罷！

文壇霸主的服務項目，包括（經常地——或永遠地？）擔任文學獎評審，擔任文藝

營隊的指導者，編輯文學選集，開寫作班等等。她／他們頭上往往戴著非競賽的榮譽形式文學獎桂冠，林耀德就在去世前就以很年輕的歲數得到國家文藝獎。這種桂冠和兩大報文學獎大不相同，因為兩大報文學獎是任何新人都可參加的，而桂冠卻是為文壇老馬錦上添花。她／他們對文學閱讀人口的影響力遠比文學院教授來得直接而強大。

直至林耀德辭世前，文壇霸主有哪些人？任何一位敏感的讀者都可以列出幾個敏感的名字，除了林耀德之外，



書品

……楊照等等（恕我不一一贅述）。林耀德尤其最具PATRON的架勢——他極專注於非學院的文學教學。這種學院外的教學以數種方式展現：他極愛編纂文學選集以及報刊專輯，他大力推動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可能是目前氣勢最盛的文藝社團，授課指導寫作更差不多成為他的執念。很少有其他作家像林耀德一般刻意地培養學生，明顯跟從他的寫作學徒可說是一批又一批，無形中組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學沙龍。作家中只有林耀德如同孔子一般地帶著門徒，而且，真的是周遊列國。比如說，書寫陽剛氣質魔異小說的陳裕盛以及專擅軟調旅行寫作的褚士瑩等人，都公開對林耀德的提拔致謝。林耀德也曾是「尚書出版社」的首腦人物；尚書出版社這個曇花一現的名字，早就眼光銳利地出版過一本同性戀小說選集《紫水晶》（此書因「版權糾紛」撤出書市），也為當時的「新銳」如褚士瑩陳裕盛黃啓泰等人出版小說集，本地第一本以愛滋為主題的長篇小說《愛染》（楊麗玲著）也是尚書出版。林耀德在文壇的「賭性」和野心，是非常鮮明的PATRON特色。

所以，我對林耀德會有殊異的感覺——似乎該是我告解的時候了。我身在寫作圈的力場之中，很可以感受到林耀德在場子中輻射出活生生的力道。

對當今寫作入門者而言，最有影響力的文本大致來自村上春樹、昆德拉、芭哈絲、張愛玲等人吧，可是只有林耀德等等本地霸主才可以活生生地挺立在謙卑學子（包括我自己吧）面前，炫耀她／他們的POWER。尹章義在《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序文中，一開始就表示為林耀德寫序之難。尹章義直陳，這是因為他和林耀德都被捲入歷史文本之中，他不能視林耀德為一個僵死無涉的名字，尹章義自己也是要被扯入的——於此，我也深切體會討論林耀德的苦處：要我佯做客觀的評論者，把林耀德當成一個遙遠的名詞加以剖析，就根本是對自己撒謊。故意置身事外地談論活躍文學場域的林耀德，反而會落失了什麼吧。試想，在當今文學場域中，一名想要寫作的孩子，她／他有什麼路可走？她／他接受的國英文化教育根本算不上文學，所以她／他只好嘗試學院外的寫作班、參加文藝營隊，投稿給文學獎，細讀前輩的文本——結果，她／他會發現林耀德無所不在。等到發現林耀德之所在之後，林耀德甚至也悄然潛入了她／他之內。



有 一種心理分析的詞語，「肛門性格」(anal character)，和肛門／糞便並無關係，而是指涉一種對於囤積以及排放的執迷(我大概也有吧)。

這種性格在狂熱的創作者身上時常發現，林燿德似乎也有這種性格。

他長長一大串的成績單，在《聯合文學》137期即有7頁篇幅。

這份年表如《聯文》所稱，是林燿德生前自行擬定的——詳列人生履歷似乎便是他平日習慣，這個習慣佐証了他的肛門性格執念。

他需要大量累積(作品與聲望)以及大量排放(作品及影響力)，才能夠證明他有能力脫逃束縛，一如胡丁尼。

所以，我在此談論林燿德，並不能完全視之為與己無涉的客體，而會思及，他(和其他霸主們)是不是已經內化成我的一部分？他的是非，是不是會回歸出現，在吾輩身上？畢竟是被他感染長大的。

該 如何看待這樣的霸主？——我將 PATRON 稱為「霸」，當然是要把她／他們的霸氣點出來。我是否該把這種霸主現象痛批一番呢？然後，主張文學環境的全面民主化？文本百花齊放的觀念，好像是該被信奉的。可是，但這種霸氣十足的角色，是不是也擔負了重要的功能——在一個文學低迷凋零的時代，有幾個大老的存在，權衡之下好像仍然算是可以勉強接受的，否則文學環境說不定更加敗退……所以說，霸主的存在，對整體文學環境有所貢獻嗎？

上 一段文字，我頭痛地採用不置可否的口吻。上一段的推論是保守而常見的，可以援用 Alan Sinfield 的

說法加以刺動：在 Alan Sinfield 的《文化政治——酷異閱讀》(Cultural Politics——Queer Reading)中，Sinfield 指出「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保守性格：功能論認為社會是整合的、和諧的整體，在社會之中的每一個角色都要維持均衡、公論以及社會秩序。Sinfield 認為，這種功能論的結論就是：一切都已經各就其位了，改變是不需要的，而且改變是無法被想像的。於是，異類(如核心家庭之外的同性戀者)就會被排除，對於社會未來樣貌的想像力就會受限。如果我們肯定文壇霸主在日漸凋零的文學環境之中的「功能」，我們也就把文壇霸主的領導加以正當化、強化了。

可 是——一個用不著霸主文學民主國是可以成形的嗎？甚至，是可以想像的嗎？我承認，現下的自己根本不敢奢望。當下我願意去實踐的，就只是針砭這些幾乎野草燒不盡的霸主，同時也刺穿隱隱和霸主間接共謀的自己。

霸 主群之中，林燿德似乎是比較像孫悟空的一位。他在《迷宮零件》序文〈如何對抗保險箱製造商的陽謀〉中表示，他歷久不衰地崇拜一位偶像：哈利·胡丁尼。胡丁尼是一位專門表演掙脫術的魔術師，就算被關在舞臺上最堅固的保險箱內也可以脫逃而出，安然無恙，而且「微笑而優雅」。胡丁尼是束縛不住的奇技者，不畏各種保險箱；林燿德有感而發，表示「這個世界上層遞的、互相顛覆的文學理念其實也是一座比一座嚴密的保險箱」，言下之意他企圖逃脫一個個文學理念／保險箱。自稱崇拜胡丁尼的林燿德顯然也不耐煩於文學中的桎梏，不時嘗試進入不同的文類與文學理念，嘗試不同的文類創作，像試穿衣服般地消費多種文學理論。然而，恐怕正是因為「逃逸的焦慮」，讓林燿德不時要交出成績單，證明他是不会被綁住的。

有 一種心理分析的詞語，「肛門性格」(anal character)，和肛門／糞便並無關係，而是指涉一種對於囤積以及排放的執迷(我大概也有吧)。這種性格在狂熱的創作者身上時常發現，林燿德似乎也有這種性格。他長長一大串的成績單，在《聯合文學》137期即有7頁篇幅。這份年表如《聯文》所稱，是林燿德生前自行擬定的——詳列人生履歷似乎便是他平日習慣，這個習慣佐証了他的肛

門性格執念。他需要大量累積(作品與聲望)以及大量排放(作品及影響力)，才能夠證明他有能力脫逃束縛，一如胡丁尼。

胡 丁尼不能離開他的舞臺，否則他就得不到掌聲、就成了輸家——看起來，善於脫逃的胡丁尼，反而永遠被舞臺和掌聲纏住，自稱來去無礙的術士反而最不自由。離不開舞臺的林燿德，其表演形式之一，就是參加文學獎。藉著不斷參加文學獎並且得獎，林燿德這位得獎專家在上臺領獎的一刻就像胡丁尼一樣，証明了自己是不會被綁住的，永遠交得出好作品。

可 是，林燿德在表演掙脫術時，是不是正把自己綁在舞臺上呢？

根 據《聯文》上林燿德自己整理的年表，可發現他在1995年得過梁實秋散文獎第一名，幼獅文藝散文獎，時報文學新詩獎等等——但在年表的另一頁，又發現他自己是多種散文寫作班的導師，也擔任幼獅文學獎、兩大報文學獎的評審。當然他並沒有在同一場比賽中以球員兼裁判的身分上場——可是，他的確是以敦練的資歷(1995年他還摘下了國家文藝獎的桂冠呢)，和大部分生嫩的文學獎參加者較勁。直說吧——這是不是勝之不武呢？國內文學作品空間有限，文學獎是新人能夠受到注意的少數機會，任何一個獎對一個初出茅廬的人都是無上鼓勵。林燿德多得一獎，只不過是為他自己錦上添花；可是，這個獎若是落在新人身上，我們反而可以多發現一朵美麗的新生命。或許不斷佔住文學獎的空間，是林燿德勇敢考驗自己的方式。可是天下之大，習慣宏觀的他一定另有闖蕩的空間，為什麼不多留給自己的學生輩一點出頭的機會呢？和年輕人計較文學獎，豈不是和他的 PATRON 風範矛盾？他的努力逃逸，其實就是不斷鞏固的行為。

這 種矛盾，在林燿德的小說作品之中也可以讀見。他的小說喜採新穎形式表現，然而和這些形式相伴的意念，有時卻是陳舊的。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在他較早的小說集《惡地形》(希代, 1988)中, <龍泉街>一文生動地描繪青少年的同儕生活, 林耀德卻也老實不客氣地模擬或製造(?)那些男孩的厭惡女性心態: 少年說起男人共享女人的原理, 「他媽的女人是衣服、兄弟才是手足」(48), 又說「我們三個一起大鍋炒過馬子, 大家他媽的輪流插旗, 那時誰上都一樣。」... ..「上次那個舞場帶出來的馬子本來就是個尿桶」(49)。女性在這種敘述中完全化約成被動的生殖器, 沒有主體。在<一線二星>中, 身為小警察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愛上一名被上司遺棄的女人, 且稱她為「別人拋棄的便器」(43), 並因此覺得羞恥, 將該名無辜的女子加以殺害。在<戰胎>中, 女主角護士小黃出於人道精神而和傷重的中尉作愛。小黃以為「她只是在利用自己的一切, 包括自己的身體, 去替侵略者償還那無法償清的債務的一小部分」(236)——女性竟要靠女性的身體去替男性還債。中尉作愛之後自殺, 而小黃隨即自責: 「是、我、殺、了、他」(237)。女人的性, 害了男人。在<迷路呂宋>中, 則可以看見林耀德鋪寫多次的(男對女)強暴場景——乍看他的寫法是突破禁忌, 可是其小說呈現卻是一一次次反覆強化了男人的「強暴幻想」。

林耀德的臺灣歷史小說《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聯合文學, 1990)果然展現尹章義所謂的「新氣象、大氣象」「境界闊大而壯麗」。可是這也是林耀德「好大喜功」的另一次炫示(註: 王浩威在《聯文》137期的<偉大的獸>一文對林耀德的好大喜功提出質疑, 值得參考)。林耀德的確以慧黠手法創新了歷史小說的寫法, 在小說的第十二節中尤其以質疑事實的後現代技法呈現出林耀德的二二八版本。不過, 他的聰慧技法, 不也是另一種胡丁尼表演嗎? 他在試

圖掙脫麼? 如果當面質問林耀德, 他大概會狡猾地拒絕正面回答。然而, 他在遊走之餘, 仍然曝現了他的執念——胡丁尼根本無法真的逃脫; 胡丁尼只是不斷地「尋求著」逃脫之道。所以, 看起來像是逃脫, 重點卻像是尋求——就如書中人物洛羅根努力尋找戀人瑤伊。值得注意的是, 這位瑤伊並不是一位女子而已——她也是「大地的本身」(223), 「瑤伊是一朵無瑕的高砂百合」(223)。女子是土地, 又是象徵臺灣的高砂百合, 其政治意涵呼之欲出。洛羅根見瑤伊在山林中和安德助神父的助手做愛, 不免可以讀成臺灣土地被外國入侵的情境(224)。妙的是, 高砂百合又類同陰莖: 「高砂百合的淡褐色鱗莖, 粗細等同飽漲精血而勃起的陽具」(22)。女人/土地/臺灣/高砂百合/陽具, 這一切就是小說男性人物所苦苦追求的。洛羅根焦慮地在妓女之中找尋他所要的那一個女子, 一一詢問: 「妳究竟是不是瑤伊?」同時, 卻也不能確立自己: 「我是洛羅根嗎?」(232)。尋找女人/土地的同時, 也同時出現無法確立自己的愁慮。解構土地與女性的同時, 男性也出現了裂痕。

在《大東區》(聯合文學, 1995)中, 林耀德緊隨流行脈動的脚步更加敏捷。因此, 出現了將青少年次文化俚語和電玩術語冶於一爐的<大東區>、<慢跑的男人>則是男同性戀復仇故事, <黑海城>的主軸之一絲然是海軍士兵的肛交, <杜莎的女人>的最後誘意則是少年姦女屍。強暴幻想在這些故事中, 又以不同的形式投胎轉世。在<黑色膠囊>中, 林耀德則慧黠地苦心打造出一名色誘並殺害男性的致命女子: 她是個「致命的女人」(femme fatale)。美麗而傷人, 似乎反而因此特別有魅力。然而, 致命的女人聽起來炫美, 究其實卻是被化約的「長牙齒的陰道」(vagina

愛變戲法的林耀德, 究竟是脫逸了呢, 還是不得動彈? 林耀德離開了舞臺, 或許反而才是他的真解放。他脫逃成功了, 反而把脫逃的焦慮像燙手山芋一般丟給讀者身上。接下來, 該如何脫走呢——這是我們仍在頭痛的問題。

dentada)——男人與之交歡, 就會被咬斷陽具/生命。女人在這種敘述中, 不是完整的人類, 而只是危險的生殖器。<三〇三號房>則是書中最讓我驚愕的一篇——我深感他的聰明狡猾, 同時又僥於他的暴力。<三〇三號房>敘述一名怨婦不時到賓館的三〇三號房歇息, 無所事事, 只是為了暫時擁有自己的空間。這個故事顯然承襲英國女作家朵爾斯·蕾辛(Doris Lessing)的短篇小說<給第十九號房>(To Room Nineteen)。蕾辛的女主角前往旅館的第十九號房, 不是為了姦宿, 而是為了享受在家裡所享受不到的自在空間。其他的角色不斷質疑阻撓這名女主角, 她最後便躲在第十九號房自殺。<給第十九號房>哀傷約抗議終曲, 卻被改成大相逕庭的結局: 在<三〇三號房>中, 偷窺的徵信社男子闖入女主角的特定房間, 悍然和她做愛, 然後人道主義地救了她——女性主義的抗議呼號, 竟然被新好男人接住了! 林耀德似乎想要學胡丁尼一般「微笑而優雅」, 炫耀他的博學, 卻不時「冷笑而殘忍」呀。



★張靜倫〈社會、學校及家庭間性教育的關係和重要性〉

時間：3/25 (一) 10:30 - 12:30
地點：女權會 (新生南路三段4號14樓之4)
電話：(02) 365 - 2710

★張姿櫻〈婦科疾病、職業病與 AIDS〉

時間：3/28 (二) 19:00 - 21:00
地點：女權會 (新生南路三段4號14樓之4)
電話：(02) 365 - 2710

★〈法國女性研究書展〉

時間：即日起至三月底止
地點：漂流木 (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16巷9弄4號)
電話：(02) 365 - 7413, 368 - 4114
女性文學、女性研究、藝術、美學、當代思想、精神分析..... Barthes、Baudrillard、Derrida、Foucault、Kristeva 等大師名著，在漂流木等著妳來！不懂法文的朋友別嘆息，英文區的書籍也夠妳挑的了。

★〈婦女與兩性研究期中報告〉

時間：3/22 (五) 12:30 - 15:30
地點：台大婦女研究室
電話：(02) 363 - 0197

報告主題：

- * 工會運動的性別政治 (清大社人所邱花妹)
- * 台灣婦女團體的策略選擇研究 (中山大學政研所蘇秋英)
- * 性、性別與家庭 (清大社人所鄭美里)
- * 父職角色初探 (台大社研所王舒芸)
- * 社區活動中的性別角色建構 (政大社研所李汝如)
- * 發展受虐婦女介入方案記評估研究 (東吳社工所魏英珠)
- * 明代的貞潔烈女 (台大歷史所費絲言)
- * 子宮切除醫病溝通與醫療化之探討 (陽明衛福所張菊思)

★ NCA 〈火炬三部曲 - 同志青壯晚年的生涯規劃〉

時間：3/24 (日) 14:00 - 15:30
地點：Locomotion
電話：(02) 706 - 6321

表演藝術 賴淑雅

★ 1996 在地實驗人文論壇紀實

地點：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60號7樓

3/22 主題：美國現代舞之蓬勃景象與二十一世紀舞壇新寵
主講人：俞秀青 (人體舞蹈劇場藝術總監)

3/26 主題：人類學劇場在台灣的初探
主講人：何宗憲 (金枝演社演員)

3/29 主題：舞蹈中的性別關係與錯置
主講人：洪誠政 (舞蹈工作者)

3/30 主題：歐洲舞蹈欣賞與解析
主講人：張琇惠 (台灣舞蹈雜誌編輯)

★ 台灣渥克劇團〈藍純玫瑰〉

時間：3/29 - 4/1
地點：台灣渥克咖啡劇場

★ 葉輝灑〈雨中的咖啡館〉

時間：3/29 - 31
地點：皇冠小劇場 (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p.s. 寫小說的陳輝灑，聽說拍電影還搞小劇場，以運動和香加夏冠藝術節，還特別放話說他不搞把小說情節搬上舞台的那一套 (他到底要搞那一套?)，演出期間聽說還有陳輝灑的地下電影展!

★ 「台灣劇場對話」系列座談

地點：樞孝文教院
3/20 閻鴻亞主講「導演的創作 - 談文本詮釋空間」
3/27 梁志民主講「台灣劇場生態面面觀」

★ 陽明山社區藝術家聯展

時間：3/19 - 3/28
地點：華岡博物館 (861 - 0511 轉 410.411)
哈啦：王秀杞、王百禧、賴純純、吳天章、黃志陽、林中信、洪東祥、許智璋、王瓊英、許堂發、王士英.....，名單長得嚇死人!

★ 後現代烏托邦總統大展

時間/地點：3/23 - 4/4 (台北東亞畫廊)
4/6 - 5/6 (台中理想國藝術街坊)
哈啦：CAST 藝術聯合國的張永村浪愛哈啦，這次他又要再在總統大選當天哈啦哈啦，大家有空的話，不妨在 pm4:00 去看他哈啦些啥?

★ 胡玲瑜、嚴明惠泥塑 / 繪畫雙個展

時間：3/16 - 3/31
地點：福華沙龍 (700 - 2323 轉 2271)
哈啦：嚴明惠老了? 開始念佛派，這位藝術圈的著名女性主義者，創作轉移到端版畫上，終日在瓷揚窯燒陶；碰到了「庶民」型師的胡玲瑜，兩人合作聯展。是轉化? 是妥協? 看看才知道。

★ 黃位政 1996 作品展

時間：3/8 - 3/31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 Joel Peter Witkin 攝影展

時間：3/2 - 4/3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哈啦：十八歲以下觀眾禁止入場。是的，Joel Peter Witkin 的攝影展，一如在各國展示時的慣例，總要特別照顧那些脆弱的靈魂；如果你夠堅強，歡迎進入黑暗慘忍卻又富於異常引人的畫具視界，看看嗜人誌的基年華會。

★ 安懷智個展

時間：至三月底
地點：太平洋文化中心
哈啦：來自威斯康辛的安懷智，融合了台灣原住民服飾、宗教等民俗色彩，轉化為簡單完整的幾何圖像，極具心靈感受的複合媒材作品。

★ 鄭建昌〈生命的原鄉〉

時間：3/16 - 3/31
地點：蒂門藝術中心
哈啦：不要以為獲見了即在東，鄭建昌在雲中凝神，悠悠觀照黑眼皮男性的生命原鄉。

★ 簡福申個展

時間：至三月底
地點：台中省立美術館
哈啦：喜好以消費行為之垃圾作為主要創作媒材的簡福申，計九二年的「悲情福爾摩沙」、九四年的「名畫與我」，他繼續以個性強烈的個人藝術與會表現垃圾的價值與意義。在這次展出中，他將作品佈置在地板上，指涉藝術品、商品和垃圾的一線之隔。

★ 麥約羅個展

時間：至5/1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麥約羅以女體做為創作的唯一詞彙，她們或坐、或立、或著衣、或全裸，永遠是熱情與驕傲的，因為麥約羅你相信她就是生命。

★ 池田二十世紀美術館〈現代派畫精選〉

時間：至4/14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哈啦：舉凡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超現實運動、普普藝術.....，包括雷諾瓦、孟克、畢卡索、達利、夏卡爾、米羅.....，147件版畫精選，木板古拙的線條、石版如破紙筆觸的效果——呈現。

音樂

張育章

3/22 (五)

★Delta · 現場演唱

地點: Boogie, 21:30 -- 23:30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23 (六)

★Sissey + Butterfly · 現場演唱

地點: Boogie, 21:30 -- 23:30

★禁地 + 花生隊長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24 (日)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27 (三)

★民歌老歌 · 現場演唱

表演者: 詹仁肱

地點: Boogie, 22:00 -- 23:30

3/28 (四)

★黃小琥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29 (五)

★'96 台灣樂團野台開唱 · 馬拉松演唱會

主辦單位: 北區大專搖滾聯盟、台北市市立美術館、福爾摩沙基金會

地點: 台北市立美術館, 9:00 -- 21:00

表演團體 (按出場順序, 每團 30 分鐘): 莫名其妙、糯米糰、憨人、炎、NO REASON、迷幻幼稚園、花生隊長、嗜血男爵、THE FLY、黃禍、廢五金、NEVERMIND、賽路路、謝宇威、Ramdon Play、REDSKY、瓢蟲、美杜莎、骨肉皮、禁地、趙一豪。

好啦, 想知道新一代本土樂團在搞些什麼東西嗎? 想知道這些不甘暫伏地下至被這單地上的年輕人們到底有幾把刷子嗎? 乖乖地在美術館前泡上一天, 答案不言可喻。

★Delta · 現場演唱

地點: Boogie, 21:30 -- 23:30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30 (六)

★Sissey + Butterfly · 現場演唱

地點: Boogie, 21:30 -- 23:30

★禁地 + 花生隊長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3/31 (日)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 · 現場演唱

地點: Scum, 22:00 -- 24:00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 Live A Go Go, 20:00 開始入場

Boogie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 (02)769 - 6817

Scum

地址: 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電話: (02)739 - 0858

Live A Go Go

地址: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 (02)762 - 2733

九九九

地址: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 2F

電話: (02)362 - 8608

影像

萬蓓琳

★第十九屆金穗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地點: 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七號四樓

電話: (02) 396 - 0760、392 - 4243

時間、場次:

4/13 (六)

13:30 - 15:30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夏日 (朱雪梅)

對話三部 (衛德聖)

4/15 (一)

13:30 - 15:30

後人類 (石昌杰)

顏色定理 (林俊泓)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4/16 (二)

13:30 - 15:30

積在那兒 (蕭雅全)

哇! 完了! (沈家琦)

歸回 (李靖惠)

4 - 2 - 3 交響曲 (呂來慧)

台北·亂馬 1/2 (詹穎郁)

4/17 (三)

13:30 - 15:30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尉)

長槍直入 (董振良)

第三隻手 (李坤霖)

19:00 - 21:00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尉)

長槍直入 (董振良)

第三隻手 (李坤霖)

19:00 - 21:00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夏日 (朱雪梅)

對話三部 (衛德聖)

19:00 - 21:00

後人類 (石昌杰)

顏色定理 (林俊泓)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19:00 - 21:00

積在那兒 (蕭雅全)

哇! 完了! (沈家琦)

歸回 (李靖惠)

4 - 2 - 3 交響曲 (呂來慧)

台北·亂馬 1/2 (詹穎郁)

劇情簡介

對話三部 (衛德聖)

十六釐米、六分鐘

藉由一對戀人的對話來描寫三段非談話式的對話, 同時反映愛情的三個階段。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十六釐米、三十七分鐘

透過一台錄音機, 才敢維持母子的心情, 透過一台 V8, 看到一個男孩的心情, 透過公共電話, 看到自己想要的, 看到「西門町王子」看到台北的……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尉、王致寧)

S - VHS、二十八分鐘

文山區景夏街四十八巷一號, 是台北市的福州山墳墓區, 在這附近建了約四十多戶人家。其中一半的居民以葬儀業者和修木工人為主, 雖然也是違章建築, 但房屋狀況尚可, 相較之下, 另一半以單身的外省農民為主的居民, 居住品質便顯得簡陋、偏促。本作品以這些外省農民的生活具象與心聲為主, 記錄幾則福州山腳下, 被市賞所隱沒的故事。

顏色定理 (林俊泓)

三十五釐米、七分鐘

亘古以來, 我們知道人類這種動物, 天生視野非常狹窄。太陽光裡, 人只能看到由紅、橙、黃、綠、藍、靛、紫所組成的可見光。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本片將太陽光中的七種顏色予以擬人化, 藉由色彩學上的「顏料混合原理」與「色光混合原理」, 來激發它們固有的「血緣關係」; 並且透過類似「COLORBAR」的動畫造型, 暗示人類在有如管光幕框架內的自我設限和自相殘殺的愚昧。

4 - 2 - 3 交響曲

四分鐘

人生如同一首交響曲, 在這個曲目中, 沒有任何樂器來演奏, 只有嬰兒在母親子宮裡, 震動羊水的聲音, 以及人的聲音。在機械時鐘的催促下, 人類成長的歷史 -- 四隻腿的動物 -- 兩隻腿 -- 三隻腿, 如此不斷的循環。而不論是白種、黃種、黑種人種, 皆來自一個源頭 -- 懷孕的女子。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十六釐米、三十分鐘

十七歲的少年獨自來到一個陌生城市的角落, 進入一群同齡少年的狂風生活中, 他沈浸在一鼓不可收拾的快感中。但暴力發洩到極點, 一股極度的虛無感隨著產生僅到一位陌生的高中女生出現, 是救贖的契機? 亦或是幻覺?

任何狂炫的

風涼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
3
6
1
7
6
7
4

SPRING SCREAM

3 DAY ALL ORIGINAL MUSIC+ARTS FESTIVAL

APRIL 4, 5, 6, 1996: YEARS OF THE RAT

MAGIC STUDIOS, KENTING

春天的 吶喊

售票處

台北

■ Mondrain 蒙得里安
(02) 773 - 3753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二十四巷十三號三樓

■ In Between
(02) 362 - 2860
北市師大路九十二號

台中

■ Napoli
(04) 325 - 8645 / 321 - 2582
台中市畫眉街四二四號

■ Disclosure
(04) 225 - 8636
台中市火車站前「第一廣場」5 F. B - 50 號

台南

■ Dirty Roger's
(06) 274 - 7003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一四一號

入場門票 (三天) 每人 1000 元
巴士 (台北出發) 每人 700 元
租用帳篷 (自備睡袋) 一人 200 元
租用帳篷 (包含睡袋) 一人 500 元
租用攤位一個 600 元